



王少靜編著

# 學校異幕

博文書店出版

學 校 黑 幕

王 少 靜 編 著

博 文 書 店 刊

學校黑幕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費)

一九四〇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編著者 王 少 靜

出版者 博 文 書 店

發行人 李 榮 慶

總發行所 博 文 書 店

上海四馬路二七七號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 自序

上海自從淪爲孤島之後，市面發展的畸形日趨尖銳，不消說得，教育界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本書的取材，就是針對着教育界的黑暗而作爲中心，暴露辦學者的欺詐，卑賤，藉以給予人們一個指示迷途的燈塔。雖然這裏的故事比較舊些，然而並不是虛構的描寫，這點，我想不致於會對不起讀者。

春光中小學，校長馬柏青先生，都是一個理想中的假設——但是，兩者都是一個由我所知道的幾個學校和幾個校長之中的特性的結合，所以是屬於寫小說的構造順序的組合而成的。

在本書中的每節故事，都是實實在在的真實事件，甚至也可以說是由我自己費了幾年工夫，探險回來的個人的閱歷報告。

我寫這本書的動機，雖然說是很簡單，祇是爲了給一般家長們在選擇學校時作爲一種借鏡，但我却不希望逃避辦學者的閱讀，因爲我的初衷的願望，原是想嘗試着一般戴

着假道學家的面具的，借興學作幌子的假教育家，能夠回憶到他們自己過去的欺詐手段，以及那些人格掃地的非常動作，感覺，思想和行爲，明顯地映演在眼前。

假如有這末的一位校長先生，他自己的往時的面目，果真是屬於本書中的主角馬柏青的典型人物的；但是，當他讀了本書之後，他如果能夠懺悔，能夠改過自新，能夠宣誓從今以後，決心爲教育而教育，做一個真正爲人師長的模範學者，那末，筆者的希望亦就如願以償了。

作者寫於廿九年兒童節

# 目次

## 自序

空頭會議·····	(一)
大蟲吃小蟲·····	(一六)
河東獅吼·····	(三七)
紅綠燈·····	(四八)
掛羊頭賣狗肉·····	(六一)
偷鷄弗着蝕把米·····	(七九)
敲竹槓·····	(九七)
假借名義·····	(一一〇)

糊塗出把戲……………(一二六)

『我愛你！』……………(一四二)

撕破獎狀……………(一五六)

招謠撞騙……………(一六一)

## 空頭會議

私立春光中小學校長，馬柏青先生，正在會議。這是學期開始的第一次教務會議，事實上祇有這末地一次，從來不開校務會議的。有一打多人坐在長方桌子邊底靠背椅子上，這是一間佈置得很精緻的會客室。對南的上橫頭的奶油牆壁上掛着一幀校主的遺像，上面還有一方題着「毀家興學」底匾額。東西兩邊的壁上也掛着許多的鏡架，這些當然是名人的題字，校董的大名，教職員的頭銜，歷年來的成績比較和組織系統等等。靠南面的窗子的兩旁邊，陳設着一對紅木的高腳花架，上面插着兩瓶紅紫對搭的菖蘭。室中就是獨立着這張長方桌。

馬柏青先生朝南坐着，但他很少佔領他的椅子。他是一個有想像力的，戲劇性的，富於伸縮性的人。矮胖底身材，活動的手勢，未講先嘻開了嘴角角微笑，



從他的金絲鏡框下透露出來的，像線也似的眼睛，就是表明了他自己。

提起校長的這副眼鏡，原是有個故事的：他的眸珠並沒有光度的，但他爲什麼常帶着這兩片玻璃片呢？或者爲了尊嚴起見，也許是虛榮心建議他的。所以他的鏡片有多少光度，這祇有他自己和眼鏡商知道。

他的椅子是嫌小的，所以他不高興久坐，不常地離開他的椅子，他的手和他的從容的說話，這恰好代表了他的口若懸河的談鋒。

『時間過得真快，』他開始說；『又到了一個學期開始底時候了。我覺得很高興，據教務主任的報告本學期又增加了許多同學，而且還新聘了幾位教師，哈，哈。』

『諸位！學校的改進和發達，這並不是我的辦學有經驗，這是有賴各位教師的得力；所謂「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

一個門房進來，他隨手關上了那扇厚花玻璃的門在他的後面。『諸老夫子來

了，」他說。

『好！請他進來。』馬柏青先生合着他的手又繼續說：『翰林褚貴生夫子，他的人恰好像他的服裝一樣清高。他真是一個堪稱爲人師長的模範，雖然精神比較差一點兒，這是和他的年齡有關的。』

『翰林！那當然是年高德望的，』有一個人提醒着。『但是科舉的末年離開現在不知有多少年了，因爲褚老夫子恐怕還祇有五十多歲吧？』

『這個誰管得了那末清楚，』校長承認。

『我想你是不應該建議馬柏青的，』一個坐在發言者的下方的喃語着。

『我不相信，冒牌翰林，』第一個說話人補充着。

門又開了，一個個僂着背，戴着瓜皮帽，厚玻璃片眼鏡；穿着一件灰布單大褂，但是已經褪了顏色；也許是洗得太勤力，因爲已經變了茶褐色，然而却帶着油光氣，含着一支烟捲兒底八股先生進來了。馬柏青恭敬地迎上前去，扶着他坐

下在保留着的第一把椅子上。

「我以爲你不來了，褚老夫子，」他說。「本學期的情形比較上學期還好些，然而有勞了夫子大人。」

「豈敢，豈敢！」他說，「這是應盡的責職，所謂是『得人錢財，予人消災』。唯小犬炳榮老是坐守家園，終非久計，你看校中可有他的效勞的機會嗎，校長？」

「好！總有辦法的，」馬柏青答，他挺着眉毛，眸子靈活地轉動着，好像在撥着算盤珠。

「承蒙，承蒙！」假翰林半站着，彎着腰。

「好說，你老夫子的事，祇要我做學生的有辦得到的地方，豈有不出力的道理呢，何況這點點小事。」

在假翰林的臉兒上突然地起了一陣子的內心愉快的歡樂表情，在他黑黝黝的

嘴犄角上充滿了微微地笑勁兒。他的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取下了那個幾乎燒痛嘴唇的香烟屁股，把它接在一支新的烟捲兒的擲空了的一端，又抽着。他的精神很好，抽一口烟至少燃去了一寸又四分之一；同時他的兩片嘴唇皮的吸力也很強，老是含着不會丟下來，並且每次的烟灰的脫離烟支總是有一寸多長。他繼續不斷地抽着，一支接一支地，沒有糟蹋的，一天也許祇有一個香烟屁股。

在當初，一般同事們都覺得很奇怪，大家都在暗地裏討論着假翰林的吸煙本領。後來由他自己對人宣布之後，大家才知道他是一個實行節儉的經濟學家。

整個的空間靜寂了一分鐘，第一個打破空氣的還是馬柏青。

『春光創辦到現在，』他又立了起來，『已有十年了。現在，校舍的外表雖是巍峨大廈，看起來像是很神氣，人家還以為是自建的；其實校中的經濟還是拮据得很。每學期總得貼上些。我雖然不是什麼富翁，但是每年由律務方面所收入

的公費，都津貼在校中，這確是諸位眼見的事實。因之，連累到諸位的生活的清苦，但是，幸而為教育而教育的正座諸公，都能維持初衷不渝，這點真是春光之幸，也就是整個教育界的前途之幸。

『坐冷板凳，本來是清苦的。不消說，凡是為人非為己的事業都是艱苦的，尤其是教育事業。但是我敢自負，諸位老師的服務信條，都是以個人底幸福即是社會的不幸為前題，因此，我該向各位表示十二萬分底敬意。』說着他的眸珠向桌子的四周飄了一眼，似乎在等候着在座的幾位教員還他一個好感的回禮。

上了年紀的人的處世經驗畢竟是夠老練，在一打多人之間，唯有那位假翰林領悟了校長的語意，他給了他一個微笑的答禮。『校長先生真是太客氣了，』他說，『這真使我們「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哪。』

馬柏青笑笑。全體的與議人都在哈哈中，心照不宣，肚裏有數。

『我記得，先嚴創辦春光的第一學期，』馬柏青繼續說，『一共祇有十六個

小學生；而且年級各別，在這十六個人之間，自從方才開學的蒙童起直到高等二年級爲止。但是，校主清泰公並不灰心，他始終秉承着「毀家興學」的宗旨，埋頭苦幹着。

「第二學期，人數就大大地激增了，共有八十六名。後來便一屆屆的增加着。本學期已增加到八百六十餘人。然而話又得說回來了，春光的所以能有今天的一日，這何嘗也不能不說是先嚴播下的慘淡經營的種子的收穫。

「當我先嚴創校的時候，那一年的我恰好修滿了大學的四年文科，但是，我父親爲了我的本性的仁厚，所以又令我去攻讀法科。在那時候，因爲立校的艱苦的經營，所以在課餘之下，我也就幫同我父親的教書。於是也可以說，我的粉筆生涯是從求學時代就開始的；反之，亦就是和春光同年的。

「然而家門不幸，當我修滿了法科二年畢業的那一年，校主清泰公便與世長別了！」說到這裏，馬柏青的臉色似乎帶着悲哀相，翻造了他的經常的一副嘻皮

笑臉。『所以就從那時候起，我便承繼了父業，除了執行律務之外。現在春光有着眼前的成績，雖然說不上斐然，但也能說是完成了我先嚴的遺志。果然在另一方面的我們，自然還得奮力向前，精益求精的。』

『春光在這十年之中，前後搬過三次校址，雖然說不上孟母三遷，但是，一所學校的環境畢竟也很重要。因之，現在每月的房租的支出雖很可觀，可是爲了學生的本身着想，這實在是不得不忍痛犧牲的。』

『關於教務方面，有幾點應該提出來說明的，幾位老同事當然是知道的，但是幾位新聘的先生未免有些不熟悉，所以是得重複一遍的。第一，春光的待遇說不上十分優厚，這是必然的現象，因爲校中的每學期的收入實在抵不過支出的。』

『其次關於管教方面，我們的主張是絕對的嚴厲，但是，我們却不贊同舊制的體罰和不能發揮兒童本能的處置，比如打手心，立壁角，關夜學等等。那末我

們應該採取那一種的責備方式呢？這，我敢相信，在座的各位賢明的教師，一定會想到罰寫字。對啦，這是一種最進步，最可靠，最適合的責備方法；既可以給予兒童以軟性的責罰，同時在無形中又加強了兒童的學業的效率。不消說，如果不是一个劣等生的話，經過這樣的一種體罰之後。他一定會知過必改；即使犯規的兒童確實是個劣等生的話，這又何嘗不能改善他的本性呢。唯有這樣才是事功半倍的，最最妥當的管教法。

『但是有句話我得鄭重說明的，就是每個學生所用的簿子，都得一律，以示整齊而壯觀瞻，即使是罰寫字的也得用本校自印的各種簿子，否則各位教師就得拒收，加以宣化而後已。』

這時候有着兩位男教師的喃喃的低語聲：『這是拉生意的推銷法。』

『還有至於在教室裏的紀律問題，這可以分作兩方面來講：在平時，不妨裝聾作啞些，如果孩子們沒有真正越出軌道之外的。爲什麼呢？因爲太嚴緊了，這



自然會束縛了兒童的好動的天性，而且很容易得罪了家長們——這是辦私立學校者的說不出的苦衷，尤其是春光不是一所平民學校，一般的家長都是溺愛子女的資產階級。不消說得，他們檢查子女的學業的成績祇重表面，不求實際的。由此之故，所以教師批改課卷的分數。也宜酌量地寬容些，因為這東西並不需要我們下着資本的。哈，哈，哈！

『但是說到這裏，我不得不聲明一下，諸公聽了這幾句話，也許會誤會我是一個市儈式的教育家，其實這是事實告訴我的事實，決不是我個人的理想。』

『不打自招。』與議人之間又起着喃喃語聲。

『唯有一點。該須特別留心注意的；如果遇有外界來參觀的時候，那就得平日灌輸學子，養成一種嚴守紀律的優良習慣，比如端坐整齊，靜聽老師的講解。當參觀者到達教室時，全體必須起立致敬——教師切勿當場下命令，必須出於學生的自動。關於這點，每逢學期開始後的幾天之間，級任教師務須領導各級的學

生演習純熟，以免臨時的參差不齊，有礙校風，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馬柏青坐着。看他的樣子，似乎覺得很不安穩，這是由於椅子的面積不夠他的臀部的佔居所致。在他的面頰間帶着幾分似笑非笑的表情。揭開了使館牌的香烟罐蓋，他自己先抽了一支含在嘴脣間，接着便向各個與議人謙遜着，態度是那麼地恭敬的一副偽君子相。

坐在右邊的，對着假翰林褚老夫子的在記着會議錄的書記孫育材，他站了起來擦着火柴湊到校長的烟捲上；然後又去湊着各個的與議人，但他自己並不會吸烟的。不過後者們都謝絕了他的好意。

時間消磨了好久，然而會議還沒有開始，這使與議人都覺得枯燥乏味；那些老同事當然已經聽得老繭起，校長的話匣子不開則已，一開就老是這麼地一大套，凡是碰到校中有所集會的時候。尤其使人蒙在鼓裏的，那自然是幾位新聘的教師們了，大家都在這末地思忖着：「這位校長先生不是一個患有歇斯蒂裏病的，

至少便是一個愛說大話的自負者。」想來想去，終究是個想不通。

『本學期底導師應如何委任之？』小學部主任李華提議着。

馬柏青的眼球兜了一個圈子，聳着肩胛，笑笑。「且慢，李先生，」他推翻了他的建議。「我還有幾句話要向各位說一說，如果諸公不覺得討厭的話。」他又笑笑，向四周凝視着，這是試探性質。

在座的人都沒有回答。然而各人的心裏都在驚訝着，會而不議，這才是天字第一號的怪事！那位小學部主任碰了這個莫大的釘子之後，他祇得微微地搖搖頭，嘆息着。

李華是一個誠摯的青年人，祇因為他的思想固執，個性怪僻，沉默寡言。忠人忠事，為人頗儉約巴結。凡事總是埋頭苦幹，亦無嗜好，不吸煙也不喝酒，難得上電影院去看看教育影片。由於他的不善吹牛拍馬，所以祇是閉門造車，與外界很少交往，因之，他雖然不願意逗留在春光裏，很想改變一下眼前的環境，但

在事實上的機會却是很難得，於是他便一學期一學期地容忍着。

馬柏青當然是非常精明而又機警的，並且也是非常地熟讀心理學。所以，他能夠抓住李華的弱點，並不把他放在眼底；但在有時候，也有奉承他的，如果需要他出力的時候。不錯，這是校長對付各個教職員的一貫政策。

『照例地，』他又站了起來說着，『每逢學期開始，在正式上課的後幾天，每間教室都得佈置一下的。但是，這筆費用可由級任老師向全級的學生個別捐募，假如每級平均有四五十人的話，若以每人捐助二毛大洋的，那末各級也就可以湊集約十塊錢的一筆整數，於是各級的教室的佈置費也就不成問題了。反之，這筆錢假如要學校當局來負擔的，這委實是無力支出這筆的意外費用哪。因為現有教室共計十餘間，總結起來，豈不是在學校的收入項下減少了一百數十元哩！哈，哈！』

『假如他們不肯捐助呢，校長？』有位新聘的教師問，他覺得很奇怪。

『他們是否繳納雜費的，校長？』另一個與議人詢問着，當然也是新來的。校長的臉兒上添了緋色。『哦，雜費是供給他們底茶水的，而且還有使用紙，』他答，語音有些支吾地搪塞着。『至於他們的願捐不願捐，這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因為有老學生子的例子，他們絕對不會不踴躍捐輸的。無論如何，每件事情祇要有個起頭人，事情就容易很順利地進行的了。』馬柏青遲疑着，然後又說了。『時間已經不早了，』他繼續說，『荒廢了各位的許多的寶貴的光陰，我實在覺得非常地抱歉！所以，我們就散會吧。』

孫育材握着筆桿，突然地抬起頭來帶着問題的目光凝視着校長，因為他覺得會議錄上並沒有記下議決案的半個字兒。

馬柏青畢竟是個聰明人，他早已洞悉了書記的問話的意思，於是他便走前一步，拍着他的肩胛說。

『你可以到辦公室去，』他喃喃地指示着，『把上學期的教務會議的記錄簿

，大同小異地抄一遍，權作今天的記錄就得啦。你知道嗎？這種原是刻板式的官樣文章，無非是瞞瞞教育當局的上司的眼睛吧了。」

## 大蟲吃小蟲

叮呤呤，叮呤呤！寫字台上的電話響了。

『喂，那兒？』馬柏青取下聽筒按在耳朵上問。『喔，裘處長，多日不見了，你老很得意吧，有何見教？——唔——是是——哦——是是是，馬上就來。』

『是是是——馬上就來——是是是——再見吧！』

電話聽筒又復歸置在它的原位上。他覺得很突兀，教育當局怎會知道這件事的。這也許是有人告發的吧？他沉思了好久，好久，蹙着眉頭不得要領。突然地，馬柏青拍着桌子自言自語着。

『對啦，』他獨自地喃喃語着，『這一定是他的惘嚇，決不是有人告發的，因為我自信，無論做什麼事都幹得很謹慎秘密，佈置得很井然周到，決不致於會給

人捉住漏洞的。或者又是那個鬼靈精的裘處長不知他又要玩出什麼新花樣來了，要不是看在這幾個勞什子的津貼的臭錢面上，誰去理會他，誰願意用「熱面孔去燙他的冷屁股」，真是混賬王八蛋，放他媽的狗臭屁！」

坐在他的斜對面的另一隻寫字台上的那個書記，他吃了他的啞的一下嚇，戰慄地微微地抬起頭來，凝視着他。孫育材默默地暗想着，他以為他自己做錯了什麼事，又得罪了校長先生吧，不，是大律師，所以帶着一顆忐忑的心不敢請問，祇敢在暗地裏傾聽着。現在，他明白了，馬柏青的惱怒並不是爲了他自己惹冒了他，於是他的心也就安定下來了。

「校長，」他問，聲氣老是那麼地恭而敬之，「什麼事？」

「住口！用不着你問，」他咆哮着。「你做你的事，分心了別在訴訟狀上寫錯字。」

「是是——」書記又埋下頭去按着紙張寫着洪武正楷。



馬柏青給書記的一問，他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了，但是他的對於這位書記，真是滿不在乎。可不是嗎？假如你或我碰見看家狗的時候，當然儘可以發令吆喝，什麼事都無須加以顧忌的，因為牠始終總是對着主人搖尾乞憐的。

從電話線裏傳來的命令語的餘音還留在校長的耳朵跟頭，他好像很不服氣也似的，擦上了烟捲兒，仰着頭靠在寫字椅背上默索着。驀地裏，坐直了身體，憤恨地丟了那支方才燃着的煙捲兒在地板上，噁哩咕嚕地又自語起來了。

『去！這又不是犯法的，』他對他自己說。『真是笑話，無論如何，錢都是我自己的，何況春光又不是他們的，真是多管閒事的東西！』

『嘿，至多祇要這末那末地一來，什麼天大的事都化爲烏有，百病消散，萬事俱休哩。哈，哈！』

現在馬柏青的臉色又恢復了原狀，冷笑地。

下午三點鐘了，當馬柏青從裘處長的家裏回來之後，他坐在校長室裏和幾位

教師在談論着，運用他的外交手段的得意經過。因為今天是禮拜六，所以有幾位擔任夜課的教師還沒有走。

『馬先生方才到教育處去的嗎？』坐在右邊靠壁的那隻沙發椅上的中一級任金吉生問。『又要舉行什麼新的教學會議了嗎？』

『誰告訴你的？又是那個多嘴的家伙，』他指着書記。

『不，是我自己聽見馬先生對電話說的，』金吉生說明着。

『我並沒對任何人說過這句話，校長，』孫育材急忙解釋着，『這可以賭咒的，天曉得！』

馬柏青看看金吉生，他見了他的三寸不爛之舌，實在有些頭痛，所以他替他取了個綽號叫作紹興師爺。在面子上，校長對他的態度似乎很客氣，其實在骨子裏，他的確是憎恨他的。

『說與不說都沒有問題，』他說，『反正我馬先生沒有一件事不能公開的，』

何況對於學校本身的事哩。」

「當然啦，」金吉生附和着，「馬先生的爲人爽直，這是誰都知道的，至少像我，以前曾經受過馬先生的教導，現在又在馬先生的手下做事，這自然比誰都要明白哪。」說着笑笑——這是譏諷的冷笑。

馬柏青也笑笑。

「哦，馬先生，你還沒有說呢，教育處可有什麼事嗎？」中一級任追問着。

「有什麼好事，」他答。「你們總還記得，不久之前，那位所謂裘處長也會叫我去過一次，目的祇是爲了替他的弟弟抖攬印刷生意；因爲他的弟弟開着一片印刷所。但是逼於情面難却，所以現在校裏所有的印刷品都由他承印的。其實爲了這點點的小事，要用上司的高帽子來上壓落，這未免是小題大做。印出來的東西並不見得精良，而且價錢又是那末地貴，真是——」

「因爲津貼的生殺權操在他的手裏呢，」金吉生提醒着。

『真是一點也不錯，』校長承認。

『今天難道又是這一套嗎，校長？』書記問。

『有什麼不是，』馬柏青答。

『難道他還有一個弟弟也是開着印刷所的嗎？』金吉生笑着問。

『這當然沒有這回事哩，』他說。『他說我們校裏的賬目應該要合法，所以非由會計師做的賬都是不能承認，因之，他要我經常地僱一個專門做賬的會計師。不過兼任的倒是沒有問題。你想，這不是又是加添出來的麻煩嗎？』

『這倒也很好，反正是不吃虧的。』

『不吃虧！這怎末說呢，天底下難道有做事不要錢的人嗎？』

『「朝中不遣餓兵」，這果然是事實，但是——』金吉生猶豫着。

『但是什麼？』他發急地問。

『但是對教育處總有一個交代了，』他改換了當初的語意。

『哦。』

『唔，那末就請裘處長介紹一個好了，馬先生，』金吉生建議着。

『還用你提議，』他答，『你，你真是一個十足道地的紹興師爺哪。他的目的就爲了這個。』

校役帶着一張『來賓訪問』條走進校長室。在來賓姓名項下寫着張文蔚三字。校役走到馬拍青的寫字台前站停。恭敬地說明了來由，立在那兒等候着命令。

『好，請他上來，』他指示着，當他凝視了來賓的姓名之後。

張文蔚候在會客室裏等回音。他不耐煩地，就趁這個機會考察着室內，順着兩邊的牆腳跟前踱着步。抬着頭，目光注視在一幀又一幀的玻璃鏡架。當校役回來的時候，他恰好反背着手對着鏡架在發愕。

『張先生請你上去，』校役說。

『好，謝謝你！』來賓說。

三分鐘之後，校長室的那扇彈簧門又開啦，這次進來兩個人，校役領路走在前面，後者的就是來賓張文蔚。這時候，坐在室內的幾個人的眼睛都注視着新來者的身上，各個人都帶着一種很奇怪的目光，或者也可以說是覬覦。這也許是由於來賓的那副模樣兒的所致，因為他的外表太『普羅』了、蓬鬆的頭髮，而且很長，幾乎蓋到耳朵下；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土布單衫，短得來祇能拖到膝蓋下；下面露出了一條黑嗶嘰的舊西裝褲，然而腳管後面已經出了鬚鬚，穿着一雙像卓別麟也似的破皮鞋。

但是，張文蔚並沒有一股子的寒酸相的流露，祇因為他好學而不加修飾，這是事實。他是一個飽經世故，嘗盡風霜的青年作家；爲了體驗生活，他於是幹過多方面的活兒；今天的來自荐在馬校長的面前，當然也是爲了體驗生活，求些活的知識，所以張文蔚的執教在春光中小學的目的，至少是帶有幾分探險性質

的。

『請坐，』馬柏青伸着右手說。

『好，先生就是馬校長吧？』來人問。他坐下在寫字台前的椅子上，面對着校長。

『不敢，張先生就是昨天劉校長打電話來談起的嗎？』

『真是。』

『哦，』校長打量着對方的上下，目光有些像兀鷹。『祇是做校長的待遇很低，』他繼續說，『雖然看我們的表面很像樣，而且也很闊氣，然而却是外強中乾的，這是一般私校的通病，諒先生該也明白的。』

『別客氣。講到待遇問題，』張文蔚說明着，『我倒並不計較，因為教書根本不是一份好差使。我祇覺得白天閒着沒事，荒廢了光陰可惜，所以才學着毛遂來自荐，同時也因為我很高興和孩子們混在一起。』

『那末，張先生晚上還有什麼貴幹嗎？』

『不，晚上祇是寫些稿子而已。』

『哦，原來張先生還是一位大文學家，久仰！』馬柏青的眼睛又向對方凝視着。

『不配稱，』他說，『祇是一個學習者。正因為如此，我的教書完全爲了興趣所致，因之，關於待遇問題並不是我的必要條件。』

馬柏青特別注意着『不計待遇』四個字，他自言自語地喃喃底重複着，腦海裏撥着算盤。這於他是有益無損的，恰正符合了他的致富政策，何況他是熟讀這句『若要富衆人頭上括』的成語哪。又是那副皮笑肉不笑的腔調，他又揭開了他的話匣子。

『在那兒用過功，張先生？』他問。

『沒有，根本談不上用功，』他答。



『客氣，客氣，』馬柏青疑惑地說，『哦。想着了，張先生一定是那個首名大學的文學士。敝人恰正和先生是同路人，現在雖然改了行做律師，但我得到文學士的頭銜還在法學士之前呢，哈，哈！』

『但是，我覺得作家比律師要好，因為律師雖然是保障人權的，然而文學還能感化人們，啓迪民衆，發揚國粹。因之，現在的我雖則獻身於教育，兼理律師，但我對於文學的興趣依然是非常地有勁兒，祇是好久不執筆桿，覺得有點兒生疏就是。哈，哈！』

『我們的馬先生真是多才多藝，』金吉生插嘴進來說，『不但是教育家，大律師，文學家，而且還是一位畫家呢。』他指着掛在左面壁上的一幅中堂。

張文蔚順着方向看去。他覺得這個發言人的談鋒倒也夠味，或者是個未來的友人。他於是又轉變了視線對着發言者看看，彼此都緘默地笑笑。

『那里，那里，』馬柏青笑着說，得意地。

『以後有機會的時候還請馬先生不吝指教，』張文蔚謙遜地。

『不敢當，不敢當！』

趁着靜着的機會，張文蔚就順便地審察着四周。校長坐在紅木寫字台後面的那把紅木旋轉寫字椅上，靠背和扶手上都鏤刻着盤龍花，而且背靠的直徑超過他的貼着的頭頂足有一尺高，樣子雖很華麗壯嚴，但在另一方面也就越加顯出了佔領人的短胖，凸出了肚子，委實使人見了生嘔。

在左面的角落里，斜擺着一口古董櫃，貼隣在旁邊的是隻精緻的法學書櫃；上面還放着一隻長方形的畫箱。壁上掛着一幅秋菊圖的中堂，也許是馬柏青的得意傑作。

靠近走進門的右邊的坐在那隻寫字台後面的是書記孫育材。台面上堆着那些紊亂的訴訟狀，他正埋着頭在整理着。貼臨在右面的壁腳邊放着一對沙法，中間陳設着一隻克羅米的茶几。金吉生就是佔坐在其間的一隻沙法上。

『本校定於四日開學，』校長打破了沉寂的空氣說，『那末，張先生就請你在那天的上午來吧。』

『好。』

當校長送他到樓梯口回來之後，又坐在原位上，若有所思地。

『老金，』他疑問地說，『你看他的樣子像共產黨嗎？』

『看不出，』他答，『因為在他的臉兒上並沒有寫着這等的字樣。』

『你沒有看見過每個共產黨員的樣子嗎？』校長堅持着說，『全都是這副普羅相，真使人見了憎恨。』

『既然憎恨，』金吉生反駁着，『那末，馬先生爲什麼還要錄用他呢？』

『你沒有聽見他說嗎？』他加重了語氣，『他再三地說是「不計待遇」。』

『噢。』

『即使他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校長又說，『至少就是一個窮小子，你相信

嗎？」

「這不能這末地就肯定，因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斗量」，所以我不敢說相信不相信。不過看他的態度，好像是一個很誠懇和坦白的青年人，一點也沒有染着都市的時下習氣，也許是個好學不倦的作家。」

「管他囉，反正他是不計待遇，」馬柏青重複着。

爲了教育處長的介紹一個做賬的會計師，害得馬柏青煞費心血，轉了三日三夜九黃昏的念頭。想來想去不能謝絕，否則不但開罪了裘處長，有礙情面，主要的還是爲了每學期的那注偌大的津貼費。

壓根兒，唯有答應下來。不過這樣一來，白白地使馬校長的荷包里又損失了一卷鈔票。但是，凡事總沒有絕望的，尤其是經過馬柏青的那個靈敏的腦子打算

之後。因此，靈機一動，他的妙法又來了。

他運用着大虫吃小虫的剝削政策。裘處長是上司，是大虫，校長在他的面前是小虫，所以他是可以吃他的，不問他答應不答應，假如他有命令的話。反轉來說，馬校長在教職員的面前是大虫，他們自然都是小虫，於是他是可以吃他們的，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不然儘可以另就高門滾蛋，反正多着的是人。吃來吃去，歸根結蒂，吃乾了小虫們——教職員——的汗血和腦汁。不過他們在學生子的面前雖然也有大虫的資格，但是這些小蟲們却使他們無從吮吸起的，他們所能吃的，祇有那些粉筆灰。

馬柏青不愧是個善於打算的精明者，經過他的這番縝密的核算之後，多支出了一個會計師的薪金，於他不但無損，反而替他賺了一些錢呢。假如裘處長知道了他的神機妙算，一定會自嘆不如，枉長白大！

不用說，他雖然被裘處長吃癩了，但他反吃癩了更多的小蟲們哪，可贊，可

敬。

『喂，老金，』張文蔚覺得奇疑地問，『爲什麼領薪單上祇有我們的簽字，却沒有我們所領的薪金的數目呢？』

金吉生聳聳肩胛，笑笑。『耶蘇自有道理，』他賣弄着玄虛。

『有什麼道理？』

『就是這個道理，道理之中的道理。』

『別賣關子了，直截痛快些說吧，反正這里又沒有第三個人。倒底是什麼道理，老金？』

『你真是太獸了，不然他怎能報虛賬呢？』

『嘎，我明白了，但是，這里不是有會計師的嗎？』

『這當然是傀儡，裝璜着門面，只要能夠瞞得過津貼當局的眼睛就拉倒。』

『那末這樣說來，』張文蔚追問着，『會計師是有名無實的，原來社會上的

各方面都是隱匿着陰險的魔鬼的！但是，會計師怎能這樣的不守法，難道如此地做出來的賬目可算是合法的嗎？」

「合法當然是騙騙人的官樣文章，」金吉生繼續說，「唯有黑眼烏珠白銀子——現在應該說是花鈔票——方是天經地義的「合法」。

「現在，你當然也明白了，每個的領薪單上都是沒有我們領薪的數字的。然後他便指示會計師照例地寫上數目，比如我的按月的薪金是三十元，但在領薪單上他就填下七十元；但是這份領薪單是「合法」的，因為下面簽有領薪人的親筆字，而且還經過會計師的手的。」

「但是，虛報與實報和他有什麼相干呢？反正這學校是他個人的私產。」

「唉，說了半天，菩薩仍在廟里，你還是不能明白。你可知道，春光每學期受有教育處的津貼，其實不受津貼，照他如此的高昂的學費的收入，如果把收去兩項相抵着，已經可以大盈而特餘了。但是，人會覺得錢多了而嫌着討厭的嗎，

何況他是貪婪的。

『教育處的所以撥發津貼給各校的主旨，原是輔助各校的收入的不足，專門用在教職員的待遇，添置課桌，改善衛生及其他的設備的。但是，在表面上他雖然是做到了這些，其實是橫縱地報着虛賬，直接地塞滿了他個人的腰包。

『他，本來是無用虛報實賬的，祇因為教育處誠恐有人營私舞弊，所以除了經常的報銷開支之外，最近又進一步，命令各校都添聘會計師，以防校長個人的揮霍，但是，這有什麼用呢！』

『這真是知法犯法，虧他還是律師呢——』張文蔚擲着握緊了的拳頭說，憤恨地。

噹，噹，噹，上課的敲鈴聲打斷了他倆的話題。

校長自己是不擔任功課的，他因為很忙，除了計劃着校中的一切之外，還得兼理律務。在實際上，他並不怎樣的忙碌，然而祇因為他喜歡動腦筋，愛轉念



頭，所以一天的時間，在他看來是很短促的。

現在，他又忙在辦理校務。正在應付一個課桌商。馬柏青是多麼地愉快，因為雙方談得很投機。

『本來，我有老主顧的，』他說，『因為你是烏校長介紹來的，而且我和烏校長是老朋友，所以爲了情面關係，我是應該作成你這筆生意的。』

『但是除了出品精良之外，價錢也應當特別克己些。出品的好歹是有關你的信譽的；價錢的貴賤是有關你的生意經的，如果你想攀我這個主顧的，價錢應該特別便宜些。』

『馬校長，你是明白人，』課桌商笑着說，『俗語說得好，打也賣，罵也賣，蝕本總究是不賣的。請你再加些，讓我們手藝人喝口薄粥。』

『好，看你面上，』校長很快地說，『加你三毛錢一副。』

『拾塊錢一副，』課桌商自言自語地喃語着。扳着手指計算着，恰好夠血

本，能夠賺上一毛錢一副，祇能譬如不做，撐撐場面也好。於是他就答應了。

『這完全是攀攀主顧的蝕本生意，請馬先生千切別對他人說起這個價錢，』他說，『還請馬先生介紹介紹。』

聽他的口氣是有機可乘的，何況這種玩意兒在生意人是司空見慣的。馬柏青於是也就說明了他自己的心意。

『介紹生意是可以的，』他說，『不過我也有條件的，但是並不是要個佣。今天講定的一百副課桌，在發票上應該每副多開十元。但是，你得保守秘密，不得對任何人說出，假如你是違約的，我定要法律起訴，知道嗎？』

『馬先生真是開玩笑啦，』課桌商覺得奇怪地，愕着。

『一點兒也不開玩笑，真的。』

『我不相信，你是校長，』課桌商當然不會明白他的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哩。『假如這句話是你的庶務先生講的，我當然相信，因為在生意上這原是一種

常例，也可以說是公開的秘密。但我從來沒有碰見過，主人家自己買自己的東西，竟要揩自己的油的。馬先生請你不要尋開心了。」

「我跟你說的是正經，」校長說明着，「你偏說我和你尋開心，這真是笑話之至！」他笑笑。猶豫了好一會兒，他走到課桌商的身跟邊，拍拍他的肩膀說。

「因為我的賬還需要報銷的呢」他喃喃地附着他的耳朵說，「須要報銷上司的，你知道嗎？」

課桌商「哦。」的哼了一聲，點點頭，就在微笑的凝視中告辭啦。

「且慢，」當他走到門口時，馬柏青又把他叫住了，走了上去，再度地叮囑着。「你得保守秘密，不得告訴任何人，否則，我就要法律起訴。知道哦？」

## 河東獅吼

正式上課的一星期之後。

時間是下午半點鐘，祇有那個書記伏在校長室的寫字台上在寫着字。那天的天氣很好，陽光從靠南的窗子對面透進來，照着室內通亮，越加襯托出這間房的佈置的精巧。

馬柏青從他自己的臥室里走來，方才吃過午飯，兩片嘴唇是那麼地亮晶晶地發着油光。當他還沒有窩熱座位的時候，老媽子便端着一方面巾從後面趕到；還有那個小了頭也是亦步亦趨地躡躡在她的後面，雙手捧着一杯熱烘烘的牛奶咖啡。眼睛骨碌碌地凝視着那般在走廊間奔來奔去的幸福的孩子們，發着怔，當她退出校長室之後。

『別老是這末地發着呆，眼紅着，』老媽子說，拉着她走去，『人家是有福氣讀書，誰叫你沒有揀中有錢人家的紅脚桶，只怪你自己的命苦，八字不好，祇配做了頭，像我老太婆一樣，上了年歲的人還得受氣做活兒，怪來怪去，只怪窮人的命苦。』

『但是「十年財主輪流轉」，「窮的那有窮到底，富的那有富到頭」，所謂「瓦片也有翻身日，困龍也得上天庭」。不過像我老太婆是沒有希望的了，既無兒子，又沒女兒，死了還得要靠普善山莊。但是像你是着實有希望的，年紀輕輕，將來嫁一個如意郎君，生男育女，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呢！』

她說了這末一大堆，小了頭聽了一些也不懂，祇以爲她在呵責他，或者是在講故事；祇是不能聽懂她的語意，於是也就覺得淡而無味，聽得不耐煩地打斷了她的話柄。

『老太婆總是多嘴，』小了頭掙脫了手說，『嚕哩嚕噉地纏不清楚。聽見

麼，太太在叫你了。」說着她就躊躇地奔去啦。

『娘姨！』校長夫人在里面叫喊着，聲氣是粗暴地。

『小東西，不識好人心，狗咬呂洞賓，』她側着耳朵靜聽着，『噯，來啦，太太。』

張文蔚，他顯現着不開心的臉色，當他看了美術教師劃好的那張教職員一覽表之後。他於是來問馬柏青。

『馬先生，』他問，『爲什麼在我的履歷表上一定要寫着什麼大學的文學士的銜頭呢？因爲我根本就沒有進過那個大學，更沒有得過學位，這完全與事實不相符合的。』

『噢，』他恰好呷了一口咖啡，所以祇是帶着鼻音地發了一聲悶腔。然後放下杯子在茶碟上，接着說。『張先生，我知道你，』他又發表着他的宏論，『你是一個純潔的青年，還帶着求學時代的一顆天真無暇的童心，不錯，當我將出學

校之門，開始踏進社會之路的時候的思想，也何嘗不像你先生呢。但是，經過碰着幾個釘子之後，事實告訴我要改變方針；過高的理想是會使人失望的。所以，今天承你來問我的幾句話，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爲什麼？」圖書館主任問。

「爲什麼！」馬柏青繼續說，「因爲社會上的人都是勢利的，虛偽的，所以不得不如此地虛張聲勢地寫着。」

「這和教書有什麼問題，」張文蔚堅持着。「資格並不能可以稱斤論兩的。就是痛快點兒寫我是自修大學畢業的，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一個人的學識並不是看資格能夠測驗他的深淺的。」

「你的說話果然不錯，張先生，」他解釋着，「其實在我自己也正是這末地想。不過爲了迎合一般人的心理，那就不得不如此了。比如有某一個學生的家長來到校里參觀的時候，假如他看見了教職員的履歷都是些沒有資格的，他一定會

覺得不爽快，甚至有些心急的家長們，立刻會令他的子女轉學。反之，他看見了所有的教師都是幾個大名鼎鼎的大學里的什麼學士，他非但很滿意，而且還會去拉他的親戚朋友的子女也到這里來讀書呢。

『私校比不得那些省立的或是國立的，私校雖然不能和一片純粹營業性質的商店來比喻，但是，私校的經濟完全靠在學費的收入上的。』

『這祇要幹教育的人能夠認真地做去，事實勝於雄辯，是非當然是有公論的，資格不資格根本是毫不相干的。』

『事實果然是最好的鐵證，然而各方面的小動作也不能不隨時顧到的哪。但是我勸你，道德果正，須保守，而且還得發揚，祇是現在的社會是不允許你講究禮，義，廉，恥的，不然的話，誰就是書獃子或是笨伯，誰就收緊了褲帶餓死在家裏。』

『總之，這是欺騙的，』張文蔚尖聲地說。



『得啦吧，張先生，』校長說，聲氣是卑賤的，『反正這與你一無損害，況且你還是一樣的教你的書，對同學更談不到損害，這無非是裝璜着門面而已。』

張文蔚沒有回答。即刻便走出了校長室，回到他自己辦公的圖書館裏。他本來想立刻辭職，然而仔細一想，他的工作還沒有做完——當他想起了當初進春光來的主意的時候。

圖書館里的書籍的確不能算少，不過能給學生作為參考用的實在難得，除了那部萬有文庫之外，其他的簡直找不到一些有系統的本子。而且又是那麼地雜亂無章。

他在房中心踱着步，凝視着那許多四散着的書本，覺得很惋惜地心痛。太息着。

張文蔚覺得無從着手整理起，因為校長反對他添置一百多塊錢的圖書館用書和簿冊等。也許是爲了場面關係，僅僅買了一些貼在書脊上的書碼紙。但是，這

有什麼用呢，要翻一本書的時候，仍然不是一個茫無頭緒，無從檢起哪！

校長太太朱紋英，她的性格很火爆，不常地要在馬柏青的面前大發雷霆，河東獅吼着。然而每逢她的雌虎性發作的時候，馬校長總是平心靜氣地勸慰着她，讓她得到最後勝利而後已。但是，今天是應該的，理所當然的。

『你這個沒心肝的東西，』她咆哮着，『你配稱是人，你，你簡直是頭野獸，你這衣冠禽獸！』她伸着她的右手的食指觸到他的鼻尖上。

『何必呢，這末地自尋煩惱，』他陪着笑臉說，『事情還沒有弄清楚，又是這麼地雌雞報曉着，給旁人聽見了多難為情！』

『什麼雌雞報曉？』她責問着，扭住他的領帶，『說，你說，什麼雌雞報曉？』

『別這末地有勁兒，有話慢慢地好說的，鬧壞了身體自己不合算，乖乖的。』

『那末，你說，昨晚深更半夜回來在那裏？』

『有應酬，爲了法律顧問事。』

『應酬你的魂，又不是爲了那個臭婊子——』

『那，那，那真是冤哉枉焉。』他笑笑，掙扎了她的抓住領帶的手。

『哼！你忘記了嗎？你的髮妻爲了什麼事出走的？還不是爲了綠寶的奶媽和你有着暗度陳倉的事嗎？現在，現在，你竟又故態復萌了，又和三官的奶媽鬼祟起來了。你說，三官的奶媽昨晚到那裏去的？害得三官啼哭了一夜，你竟忍得下這個狠心麼！』

『今天早晨，我責問這個娼婦根子，那知她的火氣比我還要厲害，他竟惡狠狠地回答我：「我又不是賣在這裏的，你又何必來問我，要問就去問老爺，我是有老爺准許我請假的。」好，你竟又幹得好事，是不是准許她請假在旅館裏？』

哼！』

馬柏青緘默着，坐在床沿上沒有回答。

『你這沒有信義的衣冠禽獸！』朱紋英繼續咆哮着，你不是寫有你自己的親筆據嗎？哼！你竟忘記了嗎？我爲了你斷了我的娘家路，絕了一切親戚的門檻，還不是只怪我自己當初的意志薄弱！竟受了你這野獸的哄騙。

『要不是當我在醫院裏做看護的時候，供有住宿的話，也不會來租你那間勞什子的牢屋了。哼！後來，竟還虧你會迫我去打胎，那時候，要是我願意殘忍一時的，現在也不致於嘗到你這野獸的狠毒手段了，你說，你倒底是人還是野獸？』

但是，她並沒有等他的回答，她却走開了，坐在沙法上，埋伏着頭顱在扶手上，背向着外，牽動着肩胛，噙淘大哭起來了。

局勢越加的緊張了。

馬柏青也坐不住了，他搔着頭皮，踱着步，憂眉莫展地沉思着。他想：『解鈴還是繫鈴人，如果不平靜她的火氣，等到下課之後，給那般教師們知道了——尤其是學生們——那豈不是糟糕之至嗎？是的，家醜不可外揚，這畢竟是一點兒也不錯。』

於是當他打定主意之後，他便蠕蠕地躡到她的身邊，慢慢兒地彎下腰去，輕輕底拍着她的肩膀，將嘴巴湊到她的耳朵跟前，甜言蜜語着。

『算了吧，親愛的，』他說，聲氣是溫柔的，『有話好講的，下次決不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人格擔保。親愛的，算了吧。』

『誰再聽你的鬼話，』她說，語音是嗚嗚地，『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這沒人性的野獸！』

他猶豫着。『親愛的，』他喃喃地說，『講條件，馬上就實行，下次決不再犯，我賭咒！還有，今天呢？今天的條件今天實現，當時就陪你去到珠寶店，買

一隻是你心愛的一克拉重的獨粒鑽戒，哈哈，一克拉重呢！』

她還是不肯抬起頭來，嗚咽着，不過形勢比較鬆弛得多了。馬柏青的一顆沉重得像鉛樣似的心，於是也就放下了一半，他暗暗地道喜着，慶祝他自己的法寶快要收到功效啦。

『親愛的，你聽見嗎？』他重複着說，『一克拉重的獨粒鑽戒呢！哈，哈！』

五分鐘之後，朱紋英帶着淚痕的粉臉抬起頭來，凝視着他。馬柏青於是亦就毫不遲疑地坐了下去，坐在她的大腦上，湊上他自己的嘴唇在她的嘴唇間。

## 紅綠燈

又是一天啦。氣候的輪軸雖已轉到新秋底季節，但是溫暖底陽光普照着大地，使人回憶着還有春天的味兒。要不是食品店裏的冰淇淋的旗幟已經改換了良鄉栗子，有誰會感悟着現在又降臨到難過日子底時候了呢。

都市裏的氣候的更替的現象，所能告訴人們的官能感覺的，唯有那般競爭着趕做應時賣買底商人們，不然大家都會像旅行在夢境裏，到了一個沒有季節地世外桃源也似的天國裏，矇矓着。

但是窮人們底官能是敏銳的，他們整天整夜地奔波在街頭，露宿在巷尾，所以，他們是發現都市裏的氣候更替的先知者。就是那般拾荒的孩子們，他們也早已知道現在是秋天了，因為他們已經檢到了從郊外飄來的，脫離了樹枝底焦黃的

梧桐落葉。

他們並不是生就是低能的，假如有人能給他們以合理底教養，沒有一個孩子是低能兒的。恰恰相反地，他們一樣地充溢着滿腔的求知慾；說不定，或者比較那般生長在高貴底人們的家庭裏的被動上學的幸福的小天使們來得強烈，甚至更比較容易發拓天才。但是，有誰顧到他們呢！

假如要打破有書大家讀的教育私有制度，那不用說得應該先着手剷除那般專以標榜『口號』的學閥。否則，即使退一步說，再過了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教育還是小衆階級獨佔底享受品。

每次，每次，當他們路過學校底門口的時候，總得站停凝視着的，凸出了骨溜溜地小眼烏珠發着怔，羨慕着，興嘆着。有時候，有幾個較小的不懂事的野孩子，他竟會情不自禁地，天真地要想踏進大門去，然而却會破他的較長的伴侶拉回來的。



『你怎末這樣地自不量力，要進去，』較長者說，『你有錢嗎？並且也得先看看你自己的那副襤褸相。走吧，走吧，我們祇有幹我們鑽垃圾桶的活兒。』

『呸！』那個被他拉着走的小百姓，對着校門吐了一口唾沫。

幸而那個較長者的機警，假如不識時務地站在春光中小學的門口，要是給馬校長瞥見了也得像叱豬也似的趕逐他們的。他的意思當然是這樣齷齪的小孩子立在校門口，不但有損觀瞻，而且還有礙衛生哪。

時間是早晨八點半鐘，離上課底時候還有三十分鐘。這時候，一大羣一大羣的學生們，他們都個別地集合在各層樓的走廊間遊戲着；有一部份却聚衆在西盡頭的那條狹狹的堵塞術堂裏擲着籃球，這是春光的唯一的運動場，因為該校沒有真正的運動場的。每個學生在繳付學費的時候，雖得照章每人交納運動費五元。

但是，馬柏青對於運動場的設計着實可以稱得巧妙。籃球房當然是在那條天然的術堂裏；因為每層樓的走廊都很寬闊，所以各個的走廊都是被他派了作為運

動的場所。乒乓球是在公共膳堂裏，因為那只長方形的食桌，除了吃飯之外就是供給學生拍拍台球。

在第一層樓底的走廊間橫了一張網，專供拍鷄毛球，有時候也可以改爲女生的排球場。兒童樂園是在幼稚園的課室外的二樓的走廊間，爲了園基的面積關係，運動設備當然祇能從簡。所以除了一些搖船，木馬和滑梯之外，其他的可說是一無所有。三樓的走廊，是所純粹的國術館。

麻雀雖小，五臟倒是俱全，春光而且還有花園呢。位置自然是在跨進校門的小天井裏。雖然沒有樹林，但是盆花倒底是有幾棵了。

今天，唯有中一的全級同學都沒有參加課外活動，不論男生或是女生。他們，每個人都很忙碌地，像穿梭也似的從校門出去了又回來；但是當他們回來的時候，人人的手裏都捏着一團東西，用舊報紙包裹着，好像很秘密也似地。有幾個女生，甚至更秘密般的反着手背在身後，偷偷摸摸地溜煙的奔進教室去，坐

在她們自己的座位上。模樣兒是那麼地神秘，似乎是怕難爲情，也像是害怕着洩漏了天機。

可是他（她）們每個人底臉兒上都新添了一股子的特殊的笑勁兒，不耐煩地坐在本位上，心焦地等待着校役快些打上課鐘。

五分鐘之後，上課鐘响了，噹，噹，噹！

人，像潮湧也似的，各人向着各人的教室擠去。

中一的第一課是國文。教師是假翰林褚貴生。

又是五分鐘之後，各間教室裏都有各個教師提高了嗓子像貓狗也似的在跳着，叫着。唯有中一的課堂裏，祇有坐着的一排排地端正的學生們，却沒有教師的影子；這是老規矩，大家都熟悉假翰林的老脾氣的，遲到早退是他的偷懶傑作。

他急匆匆地跳下了街車，付了車資，頭也不回地一脚走到教室去。腋下挾着

一本國又，手裏捏了一團東西，也是用舊報紙裹着的。嘴脣間的那支煙捲兒，當然是捨不得丟掉的，即使在上課時間。

褚老夫子坐下在那把教授椅之後——其他的教師是難得佔領的，——將書和那團手裏的東西都放在講台上。然後使用他的深光度的近視眼向四周掃射着。他覺得很古怪。今天的情形非常特殊。他看見每隻的課桌上沒有書本子，也沒有筆記簿和鉛筆等的用具，祇有一團用舊報紙包裹的東西，外形和他自己帶來的那團東西相彷彿。

假翰林霍的站了起來，走到靠近講台的第一排的課桌前去探視着，這時候，他才相信了，他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並沒有老花。

『請，請，請，褚老夫子！』全體同學叫喊着。而且各人都打開了那個紙包，當他走近第一排課桌的時候。

『噢，』假翰林尖叫着，驚愕着。『你們全都沒有吃過早點嗎？否則，爲什

麼各人都帶着這末一大團的烘山芋呢？」

『不，褚老夫子，』級長站起來解釋着。『早點我們常然是吃了來的，但我們記得老夫子每逢上第一課的時候總是挨着餓的，而且我們更記得老夫子愛吃烘山芋，因為我們每次都眼着着老夫子在教室裏用點心的。』

『經常地，我們總是在思索着，老夫子老是那末地苦口婆心地教導我們，但我們一些兒也沒有報答老夫子的機會。今天，我們於是各人都去買了一團老夫子愛吃的烘山芋，聊表我們的一些敬意。』

說了之後，他便同着其他的三個同學，把所有的烘山芋挨着次序都收了攏來。他們四人，各人都捧着一大堆的烘山芋放在講台上。

『老夫子，請收了吧。』級長和他的三個同學又都回到各目的本位上。

『嘿，真是可惡之極！』假翰林咆哮着。隨即打開了他自己帶來的那個紙包，露出來的也是一團烘山芋。『我要吃當然自己會買，』他繼續說，『誰叫你

們買了這許多，又不是餵豬糞。」

『哈哈，！』學生們好笑他的結語。

『不受拾舉的老弗死，』坐在北角落裏的男生喃語着。

『真是不識好人心，狗咬呂洞賓，』他的隣人附和着。

『老夫子，我們是請你吃的，』級長又站起來說，『並不是餵豬糞的。』

『當然啦，怎能把老夫子當作豬糞看待，』許多男生的聲音。

『放屁，放屁！』褚貴生暴怒着。

『臭來，臭來，』又是許多男生的聲音。

假翰林的眼睛像貓捉耗子也似的東瞧瞧，西望望，在搜索着發言人。

『哈噠！』一個頑皮者假裝着噴嚏。

但是，這一下却嚇得假翰林跳了起來。幾乎落下了眼鏡擱在鼻尖上，這副模樣兒正像是游藝場裏的唱滑稽戲的。他又是東張西望地搜索着。

『噹噹噹！』全體的同學都笑開啦。

『別胡鬧，』級長說，『大家守些本份，別以為老夫子是好說話的。雖然我們還記得，有一天，當老夫子上課的時候，因為他老人家年歲大了，精神當然也比較衰弱了，於是在後半小時便坐在椅子上打起瞌睡來了。』

『我們當然更記得，老夫子現在穿着的那件長衫的下擺的焦疤，就因為有人跟老夫子尋開心，將紙條兒吊在那裏，用火燒着。當初，老夫子睡得熟呼呼地一些也不覺得，直到長衫的下擺焦了，燒痛了老夫子的脚跟時，這才嚇得老夫子從甜夢裏驚醒的。』

『現在，我們雖然不是惡作劇，但是也不應該胡鬧，因為今天的我們請老夫子吃烘山芋，這原表示我們的敬意，並不是來和老夫子無理取鬧的。關於這點，我希望同學們大家都得明白的。』

假翰林氣喘喘地坐在椅子上，說不出話來。他祇有自說自話地喃語着。『真

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他憤憤地說，搖着頭。』這些目無師長的小鬼靈精，真所謂是「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彫也。」』

突然地，他又站了起來，憤恨地呵責着。但是，當他正要開口的剎那間，下課鐘也突然地叫了起來，於是一幕滑稽喜劇也就宣告閉幕哩。

他走在一羣湧出去的學生們的後面，手裏仍舊挾了一本國文和他自己的一團烘山芋，垂頭喪氣地。

在教員辦公室裏，大家都在批改着課卷。假翰林拐了進去，坐定啦，剝着他自己的烘山芋皮。

張文蔚抬起頭來，視線從褚貴生的烘山芋上轉移到坐在他對面的美術教師陸春耕的畫圖紙上。

『喂，老陸，』他喃喃地說，『你瞧，假翰林的那副寒酸相。』

『老朽份子，』陸春耕低語着。



『今天的假翰林不是又要吃午飯了嗎？』張文蔚問。

『當然啦。』美術教師答。

『真是討厭！』圖書館主任說。

『可不是嗎？』金吉生插嘴進來說，『前天的那副窮兇極惡的貪吃相，真使人見了要嘔出隔夜飯呢。』

『這種人還虧他自稱翰林，』李華也忍不住地說，『坐無坐相，立沒立相，吃沒吃相，有那一點可以配稱是爲人的師長呢。』

『也許要學生子去教他吧，』張文蔚說。

『祇有馬柏青才會當他是奇貨可居，』教務主任金吉祥說，『其實却是春光中小學裏的寶貨哪。』

『閒話少說，』圖書館主任建議着，『我們總得警戒警戒他的那副吃相。』  
『怎樣警戒他呢？』教務主任問。

『好，』美術教師無疑地說，『大家來想個警戒他的法兒。』

『讓老張先說，』小學部主任提議。

『我們這幾個人都是和假翰林同桌的，』他說。『像他前天的筷不停止的，儘揀着壘菜吃的那副腔調，實在是使人忍受不下。假如今天要警戒他的話，那是很容易的。比如我是坐在他的下位的，只要我獨個子犧牲一頓飯菜，我想假翰林一定也夠受了，保險他回家去爬冷飯。』

『你還沒有說出辦法來呢？』金吉祥心急地問。

『假如我是紅燈，』張文蔚繼續說，『我假裝着檢菜的樣子，攔住他的進路，逼得他此路不通；那末，你呢，』他指着美術教師說，『你當然是綠燈了。但你務須看住我的紅燈的信號，當我伸出手去攔住他的時候，你的綠燈也得同時並開的，否則仍舊會給他捷足先登的。綠燈一開自然是通行無阻，然後其他的同桌人都跟着老陸的筷子的方向追上去，四面夾攻，吃光大吉，保證他祇得彈出了

眼睛望碗興嘆。」

『好極了！』陸春耕尖叫着。

『贊成，贊成！』其他的人都同意。

那天，也許是假翰林的大破日。碰來碰去觸霉頭。吃點心，受了學生子的一場不大不小的冷譏熱諷；吃午飯，又受了同事們的奚落，傾軋，十足地挨了半天的餓。

但是，他總覺得氣憤不過，想去報告校長，借他的嘴來出一口怨氣，然而當他想起了，在他初進春光時和馬柏青訂下的兩項條件時，他就打消了這個主意。因為他也感覺着，衆人的力量畢竟比校長獨個子的力量來得偉大。

對啦，他和校長訂下的兩條條件是：第一，上課時准許他抽烟捲。第二，每逢早晨上第一課的時候，准許他在教室內吃點心。

在歸途中，假翰林還是餘氣憤憤地，坐在街車上氣惱着，於是他又自說自話

地喃語起來哩。

「真是「人老珠黃不值錢」哪！」

## 掛羊頭賣狗肉

每天，除了有他個人底各項的私事之外，馬柏青總是在校裏的。假如上課命館去算個命的話，瞎子先生一定會說他是有福不會享，坐着等天亮，命宮注定的勞碌人。其實，馬柏青却是一個十足道地的享福人，而且很會享福，他享受盡了二十世紀的一切的科學昌明的賜予；他底勞碌，完全是隻『掛羊頭賣狗肉』的假面具。

除了享福之外，那當然是飽暖思淫慾了。他幾乎是個色情狂者，他的那副卑鄙的下賤腔，真像一個失了慈母底孤兒一樣；因為一個發了瘋狂的孤兒，假如給他瞥見了走在街上的，穿着旗袍的女人，他一定會奔了上去，拖住了脚跟狂喊着媽媽的。

蒙在假正經面具之下的馬柏青，每天，他總得藉口着監督的名義，溜到各間的教室去，但他祇注重小學部的低年級的幾間有女教員的教室，尤其是星期六的下午。

但在幾間有女教員的教室之間，唯有對那三年級的級任袁珮英最慎重，因為她是他的學生的夫人。

照例地。每逢上課之後，馬柏青便從校長室裏拐了出來，好像豬籠出了柵欄來到外面找尋着野食也似的有勁兒。事前，先到有男教員上課的各個教室門口伸着頭探望一下，過後便去到有女教員的課堂里。假如恰好遇到小一和小二的女教師正在講授的時候，或者碰了一個釘子之後，那末，幼稚園的徐瑩珠便是他的最後對象，因為四五歲的小孩子根本是些不懂事的淘氣坯。

徐瑩珠每逢瞥見課堂門關上在馬柏青的後面的時候，他總是志忑着心，格外地拉直了嗓子和小朋友們講故事。每次，她總是這麼地沉思着：『天底下竟有如

此不要臉的男人，一而再，再而三，老是纏不清，真是一頭卑賤的野獸，那里配稱是校長呢！』

假如選舉起校花來，她一定是得着票數最多的一個當然者，可惜她是教員不夠格。中等身材，體格很壯健，但也富於曲線美，鵝蛋似的臉兒，配着二月霓虹色的嘴唇，越加顯出了她底嬌媚；兩條細長彎彎的畫眉，貼在她底一對雙眼皮的眼睛上，尤其是她的兩顆靈活的眸子，骨碌碌地幫助了她的天真活潑的處女美態。

徐瑩珠的瞳孔因為有些光度的緣故，所以，她不論對任何人凝視着的時候，總是帶着有點兒斜視的，然而並不使人覺得惹厭。因之，每逢她當馬柏青拐進她的教室去時，她也得凝視一下來的是誰。但是，他便不得了啦，肉麻當作有趣，很明顯的，她對着的是白眼，然而他却老着面皮認為是媚眼。

『徐先生，我幫助你一同來教小朋友們遊戲，』他說，賊禿嘻嘻地。

『噫，謝謝你！』她說，走到小朋友圍坐着的圈子之內去。『還是讓我獨個子教的好，不然小孩子是容易惹哭的。』

馬柏青遲疑着。十秒鐘之後，他也跨到圈子之內去，拉着她的手說。

『討厭我嗎？』他問，聲音是溫柔得怪可憐。

『拉拉拖拖成什麼樣兒！』她掙扎着手說，『放沉重些，校長先生！』

『呱，徐先生！』許多的小孩子都哭啦，在他們的小心眼里以爲他們底先生被人欺侮着打架哩。

『噯，別哭，我們再來講故事，乖乖的，』她溫柔地說，彎着腰撫摩着啼哭的小朋友。然後，她傾和小朋友們坐在一塊兒，圍講着故事。

馬柏青也走了出來，坐在圈子外面的在她後面的那隻小矮凳上。因爲他的體量太重了，所以當他坐下那隻小小的凳子時，險些兒翻了一個斛斗。引得全體的小天使們都破涕爲笑。



『嗤！』徐瑩珠也忍不住地笑着，但是，笑聲是從鼻孔里出來的，她笑他的那副醜態的可憐。

馬柏青安定了座位，聳着肩，笑笑。

『從前有個老孝子，』她開始說，『他的年紀已經很大了，七十多歲，他的爸爸，媽媽的年紀當然更大，差不多已有一百歲了。但是，那個老孝子却很孝順他的老媽媽。』她覺得她的底背脊上有着腳膝蓋的抵觸，這，她自然知道是那個臭校長在作怪，於是她不去理會他，祇是起勁地對小朋友們講述着她的故事。

『有一天，』她又講下去，『那個老孝子底老媽媽不知爲了什麼事，覺得很不快活，老是悶悶不樂。因之，那個老孝子即刻奔到房里去，化裝了一個八九歲的小朋友出來。』

『穿着一件紅衣裳，戴着一頂紅帽子；面孔上也塗着血紅的兩塊胭脂，鼻頭上抹着一條白粉，額角上寫了一個王字，穿着一雙破草鞋，手裏拿着一根馬鞭』

子，嘩啦啦地大叫着跳出來。小朋友們，你們想，那個老孝子的樣子好玩嗎？」

『哈哈！』全體的小朋友們都笑鬧啦。也有的拍着他們的小手掌。

『好！』馬柏青也在她的後面拍着掌。

但是，徐珍珠沒有睬他，頭也不回地又講下去。在她底一顆劇跳着的芳心里，巴望快些退課，可以脫身有法，那里知道，校役却很忠誠他的職務，不到時候，他是決不提早打鐘的。因之，她覺得，這課的時間特別地顯着沉長，似乎已有半天了。

『那個老孝子，』她繼續說，『他跳到他老媽媽的面前，打着虎跳，翻着斛斗，露着蜻蜓，做出各式各樣的，凡是小朋友們所能做的好笑的遊戲。這樣一來，他的老媽媽不但不快樂了，反而咯咯地笑着不停。』

『小朋友們，你們想，這個老孝子對他的老媽媽該是多麼的孝順啊。小朋友們，你們將來大起來，也要像那個老孝子一樣的孝順你們的爸爸和媽媽。』

『哈哈！』全體的小天使們又笑開啦，大家都跳着，蹀着，圍住了他們的老師的四周，拉着，拖着，嘩啦嘩啦地，似乎在請求着再講一個。她恰像無錫大阿福也似的團團轉地，溫柔地又使她們坐了下來。

『不愧是位未來的賢妻良母型！』聲音在她的後面傳來，語氣是油腔的。她扭轉頭去，給予他的是一個奚視的白眼。

他聳聳肩胛，走前一步。『日子過得真快，』馬柏青低低地說，『明天又是星期日了——玩的日子。徐先生，我請你看電影，明天，光明大戲院又換新片，是瓊瑪希拉和李思廉霍華主演的鑄情，又名羅密歐與朱麗叶，劇情很好，是莎士比亞底著名傑作。

『明天，我想徐先生總該賞光的了，因為我會邀過徐先生很多次，可是每次，徐先生總說是家裏有事情，沒得空；明天，難道徐先生又是沒有空嗎？不，不，不！因為徐先生要去陪情人呢，哈，哈！』

她底臉兒變了桃花色。『胡說，』她咆哮着，『誰告訴你的？』

馬柏青笑笑，拍拍她底肩胛。『徐先生，還怕難爲情嗎？』他附着她的耳朵喃語着。『陪情人去怕難爲情，那末同校長先生一塊兒去該是正大光明的了，是哦？哈，哈：』

『沒有空！』

『就失一次情人的信吧，』他說，油腔地。

『誰告訴我育情人？』她責問着。

『前個禮拜日，』他答，『我親眼看見你和一個跟你差不多高低的，穿着西裝的男人從光明大戲院進去。我記得，那天，我也曾邀請過你，你也說是家里有事，沒有空，哦，我想着了，明天已經約好他同去看鑄情嗎？』

『他？他是我的未婚夫。』

『未婚夫！那有什麼了不得呢，結了婚的也得離婚哪。今天，我還會代表一

個女太太去出庭的——自然是和她的丈夫打離婚官司。徐先生，請你放心，有大律師在此，担保你相安無事。」

『胡說瞎道！』

『一點兒也不瞎說，』他辯護着，卑賤地，『原是規規矩矩的正經話。假如徐先生要想解除婚約，我馬校長就是你的義務律師。』

『放屁！』她暴怒着。『誰來請教你這臭律師誰就倒霉。』

『哈，哈，哈！』馬柏青說，厚臉地，『徐先生，你光火嗎？你罵嗎？哈，哈，我最喜歡聽你的罵聲，而且還愛你打我哪，所謂打情罵俏。』

下課啦，他還是纏住她不讓她走出課室門，嘍嘍咕咕地嘮叨着，像猪吟也似的，逼得她走頭無路，哭笑不得。

在底下層的教員辦公室里，中一級長有事在報告他的級任。

『金先生，』他報告着，『鄭烈和伍和德在二樓兒童樂園里胡鬧。』

『嗯，』金吉生祇回答了單純地一個字兒。當時，他就站起身來趕到樓上。『這樣大的人還在這裡坐搖籃，』他咆哮着，『快下去！』

金吉生底大聲叫喊的聲浪傳到馬柏青的耳朵里，他還以為他是故意來跟他惡作劇的，於是他便不自然地闖出門來，帶着一副賊人心虛的面色。

在徐瑩珠的心里，她暗暗地默想着，她該怎樣地感激金吉生呢，他解了她底重圍。

『噯，馬先生，』金吉生招呼着，這時候，他才覺得他是有着好時機，不消說得，他是懂得他的主意的。『你親自在幼稚園上課嗎？徐先生今天請假麼？』

校長紅着臉。『不，不，不，』他答，顯着怪不自然的聲氣。『我想添置些幼稚園的玩具，正和徐先生在商議着。』說着他就走開了，掏出他的手帕來擦着眼睛，其實是掩護着他的臉紅呢。

又是一課了。

這課的小一是圖畫。小二級任王霞在黑板上繪着一隻單線條的小母雞。當她放下粉筆，扭轉身來正要對着小朋友們解釋着畫法的剎那間，驀地里瞥見有個人站在她的身跟邊，嚇得她跳了起來。

『哈哈！』小朋友們覺得很好笑。

在她旁邊的那個人當然是來專使監督的馬柏青。他對她笑笑。拍拍她的肩。『喘喘，小魂靈走進，』他喃語着，貼近在她的耳朵跟前。

她沒有理睬他，自顧自地對小朋友們講着畫法。

馬柏青聳肩。『王先生，明天又是星期了，』他說，拉住她的手。『明天光明大戲院開映鑄情，我請你看，瑞瑪希拉和李思廉霍華的表情真好呢，錯過了可惜，你知道，莎士比亞的得意傑作原是難得有機會的呢。』

『謝謝你，』她掙脫了手說，『給小朋友們看見了，豈不是笑話嗎？』

『那末，你是謝絕了不去麼？』

『不，並不是我不願意陪馬先生去看電影，』王霞說，她的語氣很婉轉，然而而是調皮的。『正因為明天家里有事，沒有空，對不起得很。』

他聽了她的話驚愕着，他心里想：『她們難道開過會議的嗎？否則，竟有這末地湊巧，大家都會異口同聲的說家里有事，沒有空的嗎？』馬柏青躊躇了好一會兒，終究是忍不住地開了口，當他想起了話柄的時候。

『家里有事，』他說，『反正祇有你獨個子，那當然是可以沒有問題的。』

『不，是我弟弟要我陪他去賣點東西，』她解釋着。

『弟弟？那不如說情人來得爽快。』

『瞎三話四，別信口雌黃的胡說。就是前次到校里來看過我的，他就是我的弟弟。』

『但我看他的面貌與你並不相像。哈，哈！』

王霞看見馬柏青的那副油腔滑調底卑賤相，實在覺得討厭，尤其是他的那種



刺耳的語氣，委實使人聽了感着不舒服。她於是便不願意和他多費唇舌，實行不睬主義，讓他像一頭死豬也似的呆笨地站在那里。她巡視着小朋友們底畫圖，走到對面的窗口，慢慢兒地。

這時候底她，起伏着胸膛，覺得憎恨到極點，當她想起了前星期六日下午四點鐘的往事的剎那間。真是，那天下午四點鐘，王霞因事經過光明大戲院的左近，那知却被後面追上來的一個男子綁架到里面，強迫着要她陪他同看電影。

當初，她還以為是遇匪攔劫，後來才知道是她的上司——校長——雖然拌乾了她的垂涎，但是馬柏青始終堅持着成見，用他右手臂摟住她的腰部間。本來，她是想掙扎着溜掉，或者叫喊着救命，但當她想起了她自己底顏面關係的時候，她亦祇得委屈求全。因為上海人是愛着熱鬧，多管閒事，喜歡論長說短的。

這次馬柏青是勝利了。也許是爲了慶祝他自己的成功吧，不，不，絕對的

不，是侮辱女性！他並不是真的喜歡看電影，祇是借其名而實行他的摸索主義而已。

他呆立了好一會兒，凝視着她的面色，覺得不以為然地拐了出去，反正有的是女教員，所以他是不稀罕地沉思着。馬柏青一點也不遲疑地走進了小二教室。

『董先生，』他說，『這課是勞作嗎？』

『是，』董淑貞冷淡地答。

『呵，真好玩哪，』他繼續說，『你教他們剪貼小花貓嗎？真是有趣極了！』他的兩隻眼睛像耗子也似的探視着小朋友們的課桌上，然後回到她的臉蛋兒上。

『不見得。』

『客氣，客氣，』他說，又顯露了他的卑賤相。『我最愛小花貓，也像我愛花一樣：哈，哈！』

她沒有回答。仁慈地指正着剪貼錯的小朋友們。

馬柏青拉拉她的手，當她又回到講台跟前的時候。『董先生，我愛你剪貼的小花貓，』他附着她的耳朵喃語着。『我更愛——』

『怪不成樣的，』她低低地說，掙扎着手。

他聳聳肩，笑笑。她凝視着他，蔑視地。

『光陰過得真快，』他又說，『過了一個星期又是一個星期，眼睛一霎，明天又是星期了。』他暫停着沉思了一會兒，挺着眉毛。『唔，董先生，』他繼續說，『明天是光明大戲院換新片鑄情，是瑞瑪希拉和李思廉霍華主演的，莎士比亞的得意傑作。

『董先生，我請你看，明天請你去光明看鑄情。董先生，肯賞光一次嗎？』

『謝謝你，』她婉辭着，『真不巧，明天恰好家里有事，沒有空。』

馬柏青愕着。他覺得可惡，女人們總是這末地不爽快，扭扭妮妮地推託着。這時候，他很暴怒，他想氣憤地回到他自己的臥室里去，但他認為家花那有野花香，所以，他又黏住了脚跟。

這次，他非達到他的目的決不罷休；因為在四個女教員之中，他已碰到了兩個釘子，除了小三的級任袁琍英，是他的學生的夫人不能輕意挑撥之外，董淑貞却是他的最後的一個機會。

馬柏青躊躇了好一會兒，在課堂里踱着步，然後又回到她的身跟邊。

『董先生，』他說，語氣是溫柔地，『就請賞光一次吧，像這樣的好片子實在是很難得呢。』

董淑貞沒有答覆他。她默默地沉思地，她覺得他很可惡，像這樣不要臉底東西真是天下少有，臭校長！後來，他答應了他，當她想起了她底主意之後，於是她便笑謎謎地對他說。

『好，馬先生，』她說，『領你一次情，下次可不應酬的，有話在先，以後可別怪我不受抬舉。』

『好，董先生，』他說，愉快得跳了起來。『下次——下次再說。』

『不，你先答應了。』

『好，好，好，只此一遭。』

『那末，我告訴你，你先等在光明大戲院門口，時間最遲一點鐘。馬先生，你必須先等在那兒，否則我獨個子站在那里，覺得怪不像樣的。』

『好，好，好，』他說，興高采烈地，『準定遵命。但請你別誤了時。』

她沒有答，笑笑。馬柏青也笑笑，聳着肩胛出去了。臉兒上是笑嘻嘻地，心兒是愉快地，好像吃了一劑清涼湯也似的，全身都發了蘇啦。

## 偷雞弗着蝕把米

星期日的下午。

馬柏青有約上光明大戲院去。朱紋英，他的妻子，應陳太太邀去打麻雀了。家里除了一個老媽子，小了頭和一個喂二官吃乳底新來的奶媽之外，所剩下的還有兄妹二個小主人——兄綠俊，年十三歲，妹綠寶，年十歲。他倆就是馬柏青的髮妻被遺下了的。

他倆底父親雖是著名的大律師，銀行里開了好幾個不同的存款的戶名，然而他倆的生活並不舒服，有時候，他倆的父親雖很疼愛他們，但是，因為他恐懼着河東獅吼的厲害，所以也只得忍心着置之不理。

他倆底父親雖然是位開學店的大老闆，他的職業果然是以教育人家的子弟為

目標，但是，綠俊和綠寶的學業，並不因為他倆的父親是個教育家而有着水準以上的成績，恰恰相反地，這兩個難兄難妹真是一對陶辣斯，天宇第一號的劣等生。

這是很明白的，生長在保障人權的大律師和毀家興學的教育家家裏的綠俊兄妹倆，不但不能學業超羣，而且也不能守法如山。不過話得說回來，這並不是綠俊和綠寶的資質愚鈍，生性頑悍；不加管教，訓導無方，至少是他們家長底誤害了他們所應負的責任。

好動原是每個兒童的天性。今天的綠俊和綠寶，又有了空前絕後的活動的好機會，何況他倆是見了書本會頭痛的生活員。因之，他們底父母前脚出門，他倆亦就後脚溜之大吉，好像脫了繮繩的馬兒奔馳在田野間。

在春光中小學後門口的街堂里，有羣孩子們圍住一個富於引誘力的小販在叫着，嚷着。那個小販爲了抓住他的主顧起見，所以，假如打不中的也有一隻九製

橄欖，或是一塊牛奶糖的奉送，以示優待。玩意兒是一賠二的壓着『一本萬利』四個字的小賭博。

綠俊兄妹倆從人叢中擠了進去，神氣活現地。小販對他倆點點頭，笑笑，表示歡迎之至。他仍舊繼續地抽着捏在他左手的作爲賭具的一堆硬卡紙。這次是『萬』字。

『上次是什麼？』馬綠俊問。

『「一」字，』小販答，和氣地。

『打「本」字好哦？』綠寶問，目光凝視着她的哥哥。

『不，』他答，『打老寶「萬」字。』

『打得巧，贏得巧，』小販喊着。『打得多，贏得多！要擺快些來，不擺要開啦。』

『老寶「萬」字，』小販報告着。他隨便地把抽出來的一張硬卡紙又復插在



中間。

『對嗎？』綠俊對他的妹妹說，快樂得跳了起來，『我教你打「萬」字的，沒有錯吧？』

『謝謝你，哥哥，』她答，嘻開了一隻小嘴巴。

『打得巧來贏得巧，』小販拉長了喉嚨又叫喊着，『打得多來贏得多，要擺快快來，不擺是要開啦。』

『哥哥，你看，』馬綠寶說，指着鄰近的一個男孩子。『他踏痛我的腳趾頭哪。』

『臊你娘的屁，』小校長晉罵着，『眼睛瞎掉了嗎？嘿，人也不像人的小鬼子也想來吊膀子哩。』

『臊你娘的屁，』對方也不示弱地還罵着。

『臊你娘的屁，』馬綠俊彈着眼烏珠，『現在沒有空，夜里來。』

『哼！給你吃飽！』對方伸直了右手的中指觸到他的嘴巴里。

馬綠寶害怕着，嚇得拖了她的哥哥穿進自家兒的後門口。

『有胆跑進來！』他還是不服氣地咆哮着。

『有胆跑出來，躲在烏龜洞里不算好漢！有胆跑出來打個明白。』

『好了，好了，』小販和解着，讀書的小朋友不可以這樣的野蠻罵人的。』

『用不着你！』

『你算什麼東西？』

『你是我們的爹娘，還是我們的先生？豈有此理，混賬王八蛋！』

『豬油炒鴨蛋，滾你媽的蛋！』

小販看見形勢惡劣，知道沒有他的便宜的機會的，於是收拾起了他的隨身商店的全副生財，拐到別地方去了。

朱紋英急急地趕到陳公館，三個敵手早已老等在那里了。她一脚走到樓上。

陳太太正在掏着皮袋，拿出二三毛錢來投給她的八歲的愛子，打發他離開戰場，免得分散了她的作戰的士氣？章太太和黃太太倆扭坐在沙法上講着隔昨的賭經，津津有味地。

臥室的佈置，可以表明這間房的主人的思想和一切的。陳太太的丈夫是一家洋人烟草公司里的廣告部的一位華主任，所以祇要看這間房的支配和角度，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於藝術天才的畫家了。

房里見不到床舖的，用三夾板堵在里面。在床的外圍的三夾板的堡壘，搭成立體化的宮殿式，分着左去右來的兩道圓拱型的出入口，在中間凹進去的前面擺着一隻高脚的克羅米的花架，上面插着白色的蟹爪菊。三夾板的顏色和牆壁一樣的漆着奶油色，嵌條和鏡架線同樣的漆上珠紅色，配上通睡床的兩道出入口的紫醬色的幕幔，越發顯出了色彩的調和與華麗。

室中是一隻紅木的碰和台和四隻紅木的靠背椅，對角放着兩隻克羅木脚，襯

着綠絨的玻璃面的茶几，這是爲了雀獸而擺下了的障綫。東方的靠壁那里放着一口三聯的玻璃衣櫥，在東南角間的是五斗櫥，相對面的是梳粧台，遙對着大衣櫥的是隻雙人坐的長沙法，貼臨在南方的窗下的是隻獨人寫字台。

『今天，本來不來的，』朱紋英說，『我一心要想去釘那下賤坯的梢，我知道他一定又和那一個臭婊子約好了去看影戲的。後來仔細一想，爲了情面難却，於是又趕到這里來了。』

『要是你不來，』陳太太說，『那真是傷陰騷呢，因爲我們恰好三缺一。』  
『你真是太傻了，』黃太太說，『爲什麼硬要苦苦地去作弄他呢，反正我們也可以像他們一樣的愛怎樣便怎樣。我想不到你的思想竟是這樣的不開通，真是枉爲堂堂的校長夫人，哈！哈！』

『那你怎知道的，』馬太太，『章太太問，』今天的馬先生又和其他的女人去看影戲了？』

『當然知道的，』她答，得意揚揚地。『我能攷算陰陽，而且熟讀男子的心理學，豈有不能未卜先知的道理嗎？就是看他的那副模樣兒，換了你也看得準的。我告訴你，他吃了飯之後，急急地催我到這里來，同時他就橫也打扮着，豎也化裝着，頭髮梳得精光滑溜，面孔塗得雪白，而且還洒了一身的香水精。要是他是女人，那一定是個妖形怪狀的尤物。你們說，他不是約着女人是什麼？』

『管他囉，』黃太太說，『落得讓我們自由些。』

『真是一點兒也不錯，』章太太說，『黃太太畢竟是我們的大姊姊，見多識廣，別有見地。』

『反正大家都是一樣，』陳太太說，『蘿蔔青菜分不出誰高誰低。』

『那倒底是男人高，』黃太太抗辯着，『女人終究是被壓在下面的。』

『你老是不轉好念頭，』馬太太說。

『自己轉着邪念還怪人，』黃太太反駁着。『你說，假如比起氣力的高低

來，你說男人高呢還是女人低？」

『算你是善於辯護的大律師的太太，』馬太太說。

『你自己呢？』黃太太問。

『都是一樣，』章太太說；『半斤八兩。』

『得啦，得啦，』陳太太催促着，『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你爭我論地四圈錯過了，大家還是早點兒上局吧。』

『十二圈還是十六圈？』章太太問，手洗着牌。

『快別裝小脚了，』馬太太說，跟着她洗牌時候移動着的，那隻燦爛的一克拉重的獨粒鑽戒的光芒，幾乎撩亂了敵手們的眼睛。她們三人的手指上雖然也同樣地各戴着各的白金鑽戒，但是，全都及不上朱紋英的那隻的觸目。『不要說十六圈，』她繼續說，『就是三十二圈也不夠過你的癮的。』

『那末，就遵馬太太的命，』章太太說，『準定三十二圈，賭足輸贏。』

『不，』陳太太說，『照老規矩，碰到明天早晨八點鐘，四十圈！』

『好，好，』黃太太說，『來吧，來吧，擲莊。』

光明大戲院相距春光中小學並沒有多少路，約有一百二三十碼的遠近，所以馬柏青是步行着去的。

假如有位外國的遊歷家路過這裏，他決不相信中國是溶流在大時代中。不錯，上海的有閒階級原是善於享受的，他們底那種好像皮球性的意識形態，當然不能代表整個中國人民的典型。

現在，在這個東方巴黎型的上海的人口，比較以前更多了——多了「一批受過鐵鳥洗禮的資產階級。不消說，在他們底心眼兒裏，不但可以『安全第一』，而且更便利享受二十世紀的一切的科學賜予。因之，那般經營消費事業的資本家，他們不僅沒有受到這次大時代的損失，反而『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樂開啦嘴犄角，好像彌勒佛也似的笑個不停，把鈔票盡力地塞進保

險箱裏。

人們都像患了狂熱病也似的湧着，擠得光明大戲院左邊的人行道上幾無插足地。吃人的市虎——汽車——一輛輛地接連着開來，跨下車廂來的男女們都朝電影院的懷裏投去，興高采烈地。

馬柏青獨個子站在戲院門口，好像長頸鹿也似的伸長了頸子，探視着從西面駛來的公共汽車，或是街車，一輛又一輛地，決不忽略了他的等人心急地視覺。但是，每次都使他失望。

現在，時間的奔波，似乎顯着加快地速度，他疑問他的那隻從美國定製來的金手表也許是走快了，當他凝視了之後。馬柏青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也似的焦急着，搔着頭皮，沉重地移動着步子，團團轉；他踱到賣票處對着鐘點。但他始終沒有放鬆他的視線，凝視着每次走進來的每個的單身女郎。後來他才相信他的表很準確，當他瞥見了賣票處的那隻掛鐘上的短針恰好指在二字上之後；他又得意起



來了，得意他的來路貨的金表畢竟是準確無比。但是，他的歡樂的表情立刻就收斂了的。

『上下客滿』，戲院當局掛出了擋駕牌，使得那些後來者們都呆着興嘆，遲疑着；有的是快快地出去了，趕着轉到二時開演的頭輪戲院去；有的因為愛着鑄情的情節於是改賣了下場的票子。

離開放映的時候還有十分鐘，馬柏青憎恨他自己的手生得太短，不然的話，他就可以抵住電影院裏的那隻掛鐘的長針，然而，這終究是他的幻想。

他煩惱地追憶着，他記得很清楚，他決不承認昨天的他是在夢中，當董淑貞最後叮囑他的幾句話的時候：『——你先等在光明大戲院門口，時間最遲一點鐘。馬先生，你必須先等在那兒，否則我獨個子站在那裏，覺得怪不像樣的。』

他責備他自己，為什麼不到她的家裏去邀她一塊兒來？他更憤恨她的不守信用，她不該欺騙他，累他站了二小時！他暴怒着，他幾乎瘋癲了，但當他突然地

記得他是在大庭廣衆之間的時候，他又耐了下去，因之，他的狐狸尾巴是硬縮着沒有露出來。

環境逼得他不能再等下去，因為影片已經開演了。馬柏青沉思着，回去吧，但他却不願犧牲了兩張票價，白白地送給戲院老闆派用場，實在有點不出氣。然而進去看吧，獨個子呆坐二小時未免覺得有些兒不耐煩，或者會有意外的收穫也說不定——這是電影院裏所常有的經常場合——於是他就決定進去。

這也許就是馬柏青正在思索着的意外收穫吧？當他正要拐進場子去的剎那間，忽聽得後面來了一陣子急促的高跟鞋聲，而且還夾着濃烈的郁香味，這當然證明來人是女性。他即刻收住步子，扭轉頭去，因為他以為是董淑貞趕到了，那裏知道，原來是個陌生人。

馬柏青凝視着，他看見來人穿着一件淡灰色的，純毛花呢質料的，最時式的流線型的夾大衣，配着她的那件黑底黃白菊花和綠葉棕幹的愛美縐的鼠旗袍，顏

色的確很調和，即使經過藝術家的色彩配置也不過如此而已。波浪形的燙髮，四周捲着一個個的長圓的圈兒，遠望過去好像飄在黃浦江上的浮洞。細細的繪到眼梢跟頭帶着彎形的畫眉，加上烏黑的眼眶，長長的睫毛，雙層的眼臉，水汪汪的眸珠，骨碌碌地轉動着，委實是帶有醉人的魔力的。那張怪有味兒的好像孩子樣的蘋果也似的臉蛋兒，添上左右面頰間的兩個逗人的酒窩，以及塗着玫瑰色的唇膏的上唇右角間的那粒黑痣，即使是古代美女西施，恐怕也夠不上她的媚美。

現在，馬柏青決定他是在夢中，他不相信人間竟有如此天仙下凡般底美女，然而當她貼近他的身前時，他才覺得這是事實。他覺得他的全身又輕鬆起來了，失之東隅，也許可以收之西桑，因為他發見她似乎是對他在微笑着。

『兩位嗎？』招待者問，揀亮了捏在他右手的手電筒引路走在前面。

馬柏青和那個女人都沒有回答。他和她祇是跟着招待者走到東角落裏，坐下在兩隻僅有的空位上。

『恰好，』馬柏青自語着，『正片方才開始。』

那個女人瞟了他一眼。『祇是錯過了，』她亦喃喃地自語着，『藝術大師華脫狄司耐的卡通唐老鴨。』

他暗暗地慶幸着，他想，今天果真是有了意外的收穫啦。不用說，看她的意思是容易上鈎的，祇要他下餌得法。這當然不成問題，馬柏青可以用他的啓發學子的教育手段去挑撥她的。他於是計劃了好久，然後才說着。

『請問女士尊姓？』他低低地問。

她又對他瞟了一眼，微笑着，但她沒有說話。

他認爲這是好時機，錯過了難得，因之欠動了一下身子又問：『請問女士獨個子來的嗎？』聲調是非常地溫柔。

她仍然沒有開口，祇是點點頭。

現在，馬柏青貼近着她的身體，將他的左手臂靠在她擱在扶手上的手臂上。

睨着他的眼睛，變了一根線也似地。

『不要，』她開始說，『放下去。』

『那有什麼關係，』他說，拉着她的手，『我們不是可以做個朋友嗎？』  
她沒有回答，掙脫了手。

『社交公開，』他說，他把他的左手彎到她的後面，摟着她的腰部，『難道女士竟還受着拘束嗎？』

她順勢地把她的頭倒在他的肩胛上，凝視着他。

『請問女士尊姓？』他又問。

『周碧雲，』她答，『你呢？』

『王梓華，』馬柏青隨口地答。

當電影散場的時候，馬柏青挽着周碧雲走到門口之後，他堅邀她上樂園去晚餐，可是她却再三地婉謝着。

『謝謝你，』她說，『並不是不領王先生的情，祇因我的船就在七點鐘要到家的，因為他是在外洋船上當領港的，今天恰好逢到船期，反正來日方長呢。』

『那末幾時開船？』他問。

她扳着手指。『大概要有一星期吧，』她答。

『那末，』馬柏青問，『下星期日我仍會在這裏等你好嗎？』

『假如他還沒有開船呢？』她反問着。

『那末，你陪他到這裏來看影戲，』他說，『這就等於給我一個回音，我們可以再挨到下星期日，你說好嗎？』

『好，好，好，』周碧雲說，『再見吧！』

『再見吧！』馬柏青招着手，目送着她拐彎，直到望不見她的影子時才移步。他就近地拐進了隔壁的光明咖啡室。

今天，馬柏青的確有着說不出的愉快，獨個子老是癡笑着，對着深褐色的濃

烈的咖啡杯。腦子裏祇有一個周碧雲。

當他付賬的時候，他發覺放在西裝褲的後口袋裏的一隻皮套不見了；其中有一百廿四元鈔票，八角銀幣，三四十張名片和兩個其他的女人的通訊錄。他想了好久，他記得他決不會記錯的。要是在他的另一隻口袋裏沒有拾元的那張單鈔票的話，他的醜態還會顯露在咖啡室裏呢。

後來他斷定她是一個女賊，因為他覺得她的手似乎曾經伸到他的褲袋裏去的，祇怪他當時沉迷着沒有加以檢查。

## 敲竹槓

馬柏青大律師，當他從法院裏出了庭回來之後——他的律師事務所就附設在校長室裏，所以他的那方每個字足有一尺見方的，紅底白字的搪磁的律師招牌亦掛在校門口的——拐進了事務所，關上那扇自動的彈簧門在他的後面。得意揚揚地，嘻開着嘴，露出了兩隻金質的門牙。

書記孫育材，當他瞥見大律師回來了，他即刻放下了埋着頭正在繕寫着的文件，站了起來恭迎着，笑容可掬地。

『回來了，馬律師，』他說。他把他手裏的那隻公事皮包，呢帽和夾大衣遞給他。當書記放置妥當了這幾件東西之後，他又盤轉身來對着大律師。『今天宣判了吧？』他問。



『出庭了這許多次，』他答，『當然是宣判了。』

孫育材在暗地裏審察着對方的面色。『怎樣判決，馬律師？』他問。

『也算我倒霉。』

『爲什麼？』

『你難道忘記了當事人的要求嗎？她只要求五千元，真是做鬼也不大的，小家敗氣的女人見識，我從來也沒有接過這樣起碼的離婚案件。』

『反正總是進賬，不是出賬，』書記提醒着，『蝕本當然談不到。』

『胡說！』他咆哮着。『你要知道，爭遺產，打離婚官司，原是當律師的吃飯生意經，因爲凡是接到這種案子的時候，多數的公費都是樹上開花的。（意即依照當事人所得的總數按成提取公費，但此語的來源出自流氓的切口中。）現在你想，一共僅有這五千元，就是照她答應的二成計算起來，僅不過一千塊錢。不要說一千元，就是五千元完全都給了我，也挑我不發財了。』

『但是，假如給了我，』孫育材說，希冀地笑着，『我就可以回到家鄉去討個老婆，造幾間茅屋，買幾畝田，自耕自食，安居樂業，真是一輩子吃着不盡了，哈哈。』

『混賬，不發大財的小眼睛，』馬柏青怒吼着，『你竟配得上來和我相題並論！』

書記沒有話繼續下去，害怕得像隻老鼠也似的退到他自己的座位上。

馬柏青也默坐着，他總覺得進賬太少。突然地，他站了起來，在房中心踱着步，沉思着。十分鐘之後，他佈置好了他的未來計劃，走到書記的身跟前，拍着他的肩胛，對他附着耳朵喃語了好久。

『假如她不答應，』書記問，『那可怎末辦呢，馬律師？』

『沒有不答應的道理的，』他說明着，『而且也不怕她不答應，假如用我大律師的高帽子脅逼着她的話。不消說得，這種無知無識的女流之輩，祇要三兩句

的恐嚇手段一來，難保她不哀求着答應哩。」

『是。』

『反正與你毫無問題，』馬律師補充着，『什麼事祇要推托在我大律師的身上就得啦。』

『是，但是，假如交涉不成功，那可不能怪我的。』

『祇要你能隨機應變，講得得當，那有不成功的道理的。』

『是，情願先說兇事，慢說利事。我當然是明白的，即使交涉成功，我也可以得到一點小油水哪。』

『對啦，』馬律師合着手說，『我馬律師從來不肯待虧任何人的。』

『請你放心，馬律師，』書記肯定地說，『我當然盡我的綿力。』

『假如萬一成了僵局，』馬柏青說，預告着，『我在澡堂裏洗浴，你可以打電話來通報我。但是，你切記着，事非不得已的時候，千萬別軟化下來。』

『知道。』

馬柏青走了之後，孫育材獨個子默想着，假如這件事交涉成功了，他至少可以到手幾十塊錢的賞使。假如像他的父親在年青時候，在他家鄉的市鎮上的一家南貨店裏當個門售職員，按月拿到三塊錢的薪水比較起來，那至少是得做着二三年的苦工呢。想到這裏，書記孫育材於是便樂開了，熱誠地希冀着這筆賞使金塞進他的乾癟了的荷包裏。反之，假如交涉不成功，與他一無損失，至多費去一點拌乾唇舌的唾沫；假如事情弄僵了，反正他的後台老闆是大律師。

篤篤篤，外面有人打着門。

『誰？』孫育材問。

『我，』一個女人的聲音答。

他微笑着，他聽得出這就是那個當事人的聲氣。『請進來！』他指示着，歡天喜地的。

『請坐，』書記招待着，態度很和氣，但他的那顆心却懸宕着。

『馬律師呢？』來人問。

『哦，』孫育材答，語音是不自然地，『馬律師出去了。但他在臨走時曾經告訴我的，假如有律務的事，完全由我照料。沈女士，你可有什麼貴幹嗎？』

『他有告訴你麼？』她問，『我的那筆贍養費已經領到了嗎？因為他約我下午三點鐘來的。』

『是的，』他答，『馬律師已經把錢交給我，他說祇要你寫張收條，你就可以領去的。』

『寫收條？』她問，『這錢根本是我的，爲什麼還要寫收條呢？』

『不，』書記解釋着，『因爲手續關係。』

『那末，讓我去叫我的哥哥來，』她說，『因爲我不會寫字的。』

『好。』

半小時之後，事務所裏的空氣緊張起來了。

『不，因為馬律師說，』孫育材急忙解釋着，戰抖地，『他說他恰好因為明天有二千元的急用，同時又因為明天是星期日，銀行裏照例是停止辦公的，所以他說暫向沈女士借用一千元，過幾天就奉還，決不失信。』

『放屁！』她的哥哥咆哮着，『誰認識他，打官司請律師，原是出公費的。誰相信他，借錢給他，真是笑話奇談！』

『這簡直是強盜！』沈女士怒吼着。

『你是誰？』他問。

『我是馬律師的書記，』孫育材答。

『奧律師到那裏去了？』他問，其勢兇兇地。

『我不知道。』

『放屁！你既是他的書記，那有不知道他的去處的，快去叫他來，不然老子

就給顏色你看。」

『我真的不知道，沈先生，』孫育材堅持着，『馬律師說是要還沈女士的，祇是暫時借用一下吧了。』

『誰相信他！不然老子就抓你到局子裏去，相信不？』他說着便一把抓住他的胸襟。

『好好好，我去叫馬律師來，』他哀求着，『反正錢又不是我要用。』

惡霸難鬥地頭蛇，可不是嗎？假如馬柏青大律師的當事人沈女士，如果沒有她的一位流氓哥哥，那末，馬柏青居心要吞滅她底一千塊錢，也就安如磐石般地穩到他的手裏了，因為女娘兒家畢竟是比較容易欺侮的。然而事非湊巧，半夜裏却穿出一個程咬金來，這真使馬律師遭了一個晴天底霹靂，做夢也想不到的。

當書記孫育材打電話給他的時候，他知道事情弄僵了，急得面無人色，祇是搔着頭皮一籌莫展。然而事關他自己的信譽，却又不能不回到事務所去，反正大

律師的嘴是滑進滑出，善於辯駁慣的，怕的什麼呢。

『要借並不是一相情願地可以自作主張的，』當事人的哥哥咆哮着，當馬柏青恰正踏進門，還沒坐定之前。『老實不客氣，在事前沒有徵得借主的同意，這簡直是欺詐，強盜！』

馬柏青的臉火紅着，顫抖地。『別光火，老兄，』他說，柔聲軟氣地，『有話好說的，大家都是自家人。』

『誰認識你是自家人，臭律師！』

『嘿，笑話，』馬柏青恫嚇着，『你是沈女士的什麼人，竟敢如此地張牙舞爪？』

『放屁，用不着你管，』他咆哮着，衝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的領帶。

『他是我的哥哥，』沈女士插嘴進來說，『有理難道不許人辯護，請問根據第幾條法律，大律師？』



『配和這種不要臉的東西講理，』她的哥哥尖叫着，『老子祇要他繳出四千萬錢來！』

『沈先生，動武是不可以的，』書記勸解着，『有話大家好說的，反正馬律師是不會吃滅沈女士這四千萬錢的。』

『沒有你開口的份兒！』流氓吆喝着。然後他的目光又耽視着馬柏青的那雙賊眼。『你說，倒底繳出來不？』他責問着，『不然——』

『哥哥，放了他吧，』她建議着，『難道怕他少了不成！』

他於是便放了手，挺着呢帽在他的頭頂上，撩着胳膊；在他的右臂上露出一條刺花的青龍，下面還刺有沈阿根三個小字，這大概就是他的大名了。

『哼！』他咆哮着，『且看看我沈阿根的手段，也好做戒做戒你下次。』

『唔，沈先生，有話大家好說的，』馬律師說。『我並沒有說強借，祇因為一時急用，原是向沈女士商量的意思。』

『現在，她不答應，那末，你就得繳出來！』

『我當然是要繳出來的，因為錢是沈女士的，但是，我祇是因為一時的急用，暫時借用一千元而已。你說，這意思對不對，沈先生？』

『不跟你多說多話，爽快些繳出來，』沈阿根說，他站了起來，走到馬柏青的寫字台跟前。『繳出來嗎？』他問。『否則我就不問你要了，打電話到屋子裏去，我沈阿根難道會怕你少半個仔兒！不相信，到昇平樓去打聽打聽，那個不認識我沈阿根是小老虎。』

馬柏青急得沒命也似的站起身來，揪住他按着電話聽筒的右手。『是是是，爺叔！』他絕叫着，『有話好講的——有話好講的，大家都是自家人，爺叔，有話好講的。』

這時候，孫育材呆站在旁邊發怔。他心裏想，事情假如老是這樣地對持着搬演下去，那不消說得是會越弄越僵的，與其到屋子裏去講理，不如在此地解決了

比較來得冠冕堂皇，畢竟這是違法的。但是，凡事總得有一個收蓬的人，這在主動者似乎有了一個落場勢。他猶豫了好一會兒，終於走上前去，調解着。

『馬律師，我看還是讓沈女士帶去吧——四千元，』他建議着，『何況你馬大律師又不一定需要，到了禮拜一，什麼事都順利大吉了。』

『全是你這笨蟲闖下了的禍殃根，』馬柏青尖叫着，書記的建議恰好給予他一個落蓬的機會。『我再三地對你說，要是沈女士不答應，錢是不能強借的。那知你竟把我要想暫時借用一下的一句話，鷄毛當作令箭般的小題大做，害得沈先生冒起了肝火；幸虧沈先生是在外面跑跑的明白人，要不然的話，沈先生還以為我馬律師是個黃牛沒有肩胛（靠不住的意思，也是流氓的切口。）的半吊子呢。』

然後，他又轉身對着沈阿根說。『沈先生，情事真是對不起得很，』他說，『這全是出於雙方的誤會。現在，錢請你收了。不過請你別對任何人說起這

件事，因為誤會的事是常有的，而且我們大家都是自家人，來日方長，下會有期呢，是麼？哈哈！

『將來的我們，說不定彼此還是好朋友哪，或者兄弟還有替沈先生效勞的機會也說不定，哈哈！錢請你收了吧，沈先生。』

『祇要你放得漂亮些，』沈阿根說，點着鈔票，『朋友原是從相打中相識的。』

『是是是，』馬柏青說，醜態畢露地。

## 假借名義

假如講究時間的，那末，這節故事底產生時間並不是屬於整個故事的同一時候的。但是，這雖然是近於倒算賬式的舊事重提，然而正因為這節故事的說述，恰和整個的故事並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於是亦就被拉在一起來湊場面，但是，這決不是無聊地拉長篇幅，糟蹋紙張，至少，我覺得是如此。

每學期有舊教員請出，新教員上任，這是春光中小學的常年舊規，行政上的例行公事。你們也許會覺得驚奇，春光的校長怎的這樣的愛換新鮮，但是，這個想念是錯誤的，假如你們果真是這末地思索着的。恰好成了反比例，馬柏青最最不願意更動原有的舊教員，因為他害怕出去的教員們會宣揚他的德政上底仁風，於是他用盡心計，絞盡腦汁，要想彌補這個缺陷，但是每學期的教職員的更動始

終是牢不可破的常年舊規，祇要當新來的教師們發現了春光中小學的商業化，和馬柏青的卑賤的時候，尤其是女教師。

女教員唐金秀，教了未滿一學期就不辭而脫離了她底職位的事實，這便是一個最有力的鐵證。故事是這樣地開始的，一直發展看到她憤而離去為止。

唐金秀的同學的丈夫和馬柏青是同學，但是，前者並不知道後者是何等樣的一個人物，因為彼此的環境各異，所以很少有接近的機會。他祇知道他過去同學時代的一些零碎的態度和思想，在現在，至多祇知道他是春光中小學的校長而兼大律師。於是他便做了唐金秀進春光的介紹人。

有一天傍晚，當她們三人正在小酌的時候，從談話中唐金秀吐露着要想謀個職位的意思，因為她從幼稚師範畢業出來之後還沒有做過事情，她覺得學而不用總認為是可惜。她的同學的丈夫於是便想起了他的舊同學，當時打電話去請他來同餐。

在電話中，馬柏青想了又想，因為這位同學很久沒有晤面了，所以突然地聽到這個名字似乎覺得很陌生。但是，當他聽見了從電話中傳來的聲音裏，說是有位女教員介紹他的時候，這當然是樂予接受的，管他來人是陌生的或是熟悉的。

馬柏青約略地整理了一下隨身的西裝，梳着頭髮——但是，爲了莊嚴起見，沒有洒着香水——之後，匆匆地奔下了樓梯，叫了一輛黃包車趕到目的地。在途中，他發狂地催促着黃包車夫，憎恨着他對於他的職業的怠惰；其實那個拉車的已經奔得上氣接不着下氣，滿頭大汗的幾乎祇是苦着不能裝着馬達。然後，馬柏青又責備他自己，惱怒着爲什麼不叫輛出租汽車。

好像貓兒捉耗子也似的，東衝來西撞去的給他發現了請他來的主人公。

「喂，趙惠仁！」他尖叫着，「好久不見了，你好吓！」

主人站了起來，伸出右手來接受了馬柏青的右手握着。前者笑笑，替他介紹

着在座的二位異性。

『唐金秀小姐，內子王文嫻，』他介紹着。然後又轉身對着她們。『馬柏青先生，春光中小學校長，而且還是大名鼎鼎的大律師。』

『豈敢，豈敢，』他謙遜着，坐下在茶役新添來的一把椅子上。

『老兄，我真不知道你們在此地，』他繼續說，『真是抱歉萬分，現在就算我遲到，罰酒三杯，哈哈！』

『就留着慢慢兒地喝吧，』趙惠仁說，『因為今天是我妨礙你的公務硬把你請來的，所以老兄說罰酒三杯，那實在是不恭之至。』

『沒有問題，』馬柏青堅持着，『叨在同學知交，承蒙老兄的看得起，豈有不討之理。雖然兄弟的酒量很起碼，但是，酒逢知己千杯還嫌少呢，哈哈！』

王文嫻和唐金秀都用小手帕按着嘴悶笑着，她們笑他的那副滑稽的小花臉相。



「唐小姐是幼稚師範畢業的，」趙惠仁繼續說，「她想找個機會，所以我想，不知貴校是否需要像唐小姐樣的人才嗎？」

馬柏青笑笑。「事情碰得真巧，」他答，「本學期恰好缺少一位幼稚園主任，正在物色中，現在既經老兄介紹唐小姐，那當然是最適當也沒有了。哈哈！祇是敝校的待遇很苦，這實在是辦私校者的說不出的苦衷。」

唐金秀沒有回答，祇是笑笑。

「這倒不生問題的，」趙惠仁說，「因為唐小姐並不是一位有負擔的人，她祇是爲了興趣所好而已。不過，假如有不夠經驗和學識的地方，還請老兄不吝指教就是。」

「那裏，好說，好說，」他說，他的目光凝視着唐金秀。「我看唐小姐的如此的一副溫柔的態度，尤其是名聞遐邇的幼稚師範畢業的，我相信，唐小姐的將來的成績一定會超過敝校例屆的幼稚園的成績的。」

『我祇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唐金秀說。

『笑話，笑話，』他說。然後他又對趙惠仁說：『老兄，那末就請唐小姐九月四日來吧。因為敝校訂定一日開學，四日正式上課。』

『那真是有勞老兄了，』趙惠仁說。

『說得好聽，』馬柏青說，『老同學還配講客氣嗎？我真對不起得很，因為還有些小事，祇有少陪了，再見吧！』

『再見吧！』趙惠仁站了起來，送他到樓梯口招着手說。

九月四日下午，馬柏青到幼稚園去訪問唐金秀，他告訴她，因為他想添置幾件幼稚園裏的玩具，所以煩勞她去代辦一下，因為她是研究幼稚教學的，那當然比較適宜些。同時，馬柏青又命令書記孫育材陪唐金秀一塊兒去，幫同她提攜着。

這是很通常的場合；她當然不致於有疑惑他的陰謀的，而且她是幼稚園主任，至於代辦一下幼稚園用的玩具，那當然也是情理中的事，並且還有書記先生陪

同着她一同去的。所以第二幕演出的故事如何，現在的她是猜不到的。

她和孫育材一同到了玩具公司，選擇着，購買着。現在，開在單子上所要添辦的東西，除了幾件缺貨的揀了幾樣代替的之外，大部份已經差不多配齊了。

那裏知道，當她們恰正走出玩具公司的剎那間，突然地，馬柏青也出現了。他笑嘻嘻地迎上前去，招呼着。

「唐先生，該都買齊了嗎？」他問。

「是的，」她答，「差不多買全了。除了幾樣真正缺貨的之外。」

他轉身對着書記。「你雇着車子先把東西送到校裏去，」他很快地說。「然後到今天早晨來事務所的那個當事人那裏去一趟，他方才打電話來要我去，因為我看見他的那副樣子的憎惡，所以你祇要說馬律師有應酬出去了。你去問問他還有什麼事，除了他早晨來所聲稱的之外。」

「是，」孫育材答。

馬柏青指示着書記去了之後，他又轉身對她說。

「唐先生，我還想添買兩個大號的洋囡囡，」他很自然地說，「請你陪我去揀一揀，因為我是門外漢。」

「改日再買吧，馬先生，」她答，看了看她的手表，「因為時間不早了呢。」

「還早，現在還祇有六點，」他說。「假如唐先生來不及回府去用晚飯，那當然是我請客，因為你是爲了公務而稽延着時候的。」

「謝謝你，我想還是下次再買吧。」

馬柏青聳着肩胛，笑笑。他躊躇了好一會兒。驀地裏，有輛黃包車衝過來，靠近在他們身跟旁的馬路邊。這給予他是一個莫大的好時機；馬柏青着急地拉開她，他的右手攔在她的腰部間。

「當心，唐先生，」他說，「險些兒撞倒了你。」

『不要摟着我，』她咆哮着，『放手！』

『唐先生，你誤會了，』他抗辯着，『我是怕你被撞痛了。假如我是故意的，那末，在男女平等，社交公開的現在，也沒有什麼問題呀。』

『我不喜歡這樣！』

『好，我服從你的命令，』他厚臉地說，放了手。『現在，你該也接受我的建議了，因為我已服從了你的命令，唐先生？』

『什麼？』她問。

『請你陪我去揀兩個洋囡囡。假如你也歡喜，我再買兩個頂大頂大的送給你。』

『不要，也不去！』唐金秀說。當時她就跳上黃包車，說了一聲再會，飛也似的拐了彎不見囉。

又是一天啦。當東方恰正吐出魚白色的時候，唐金秀睜着眼睛躺在牀上沉思

着。她追憶着昨晚的事，覺得非常地惱怒，她想辭職不幹了。但當她想起她自己的名譽問題時，她又主張教下去，且等到了學期終了的時候再說。

她怕她的四周圍的人譏笑她，說她沒有做事的長心，或者說得更難聽些也說不定，因為她自從畢了業之後，現在還是第一次走馬上任，而且僅僅教了一天的書。

但是，走在半路上，她底一顆純潔底心却是劇跳起來了，因為她想到昨晚扼了校長先生的主意時，她又害怕馬柏青老羞成怒地革除她。雖然她是不靠教書來養活她自己，或者扶養她的家庭，但是，怎能對得住她的同學的丈夫呢。

現在，唐金秀被處在進退維谷的狀況中。她遲疑着，迤邐着，步子好像螞蟻拖着螳螂一樣也似的沉重。怨恨，惱怒，憎惡，在她底腦海裏交織着。

然而事實徧又出於她底意料之外，今天的馬柏青，見了她不但沒有暴怒的神色，而且很客氣和恭敬。唐金秀獨個子暗忖着，她想馬柏青畢竟是個受有高等教

育的知識份子，他的確是個不存成見的領袖人物，並且他是一個尊重女權的大律師。

由此，更使她聯想到昨晚的場合。祝賀她自己幸虧沒有陪同她去買洋囡囡，或者跟他一塊兒去吃夜飯，否則今天的那隻飯碗準會打破無疑。唐金秀怎的會想到這點的，因為她看見今天的馬柏青的態度，假如和昨晚的他比較起來，那是很明白的，前後判若兩人。因此，她肯定昨晚的校長先生的那種樣子，無可諱言的是試探性質。

這現象一直維持下去，使她對於他的印象也一天天地向着改善的途上邁進，直到她不辭而別的前夜又復燃了死灰爲止，而且更深刻的痛恨着。

你們也許早已猜中了，馬柏青對付唐金秀的那副客氣和恭敬的態度的用意。

他自從四日那晚碰了她的釘子之後，他的那顆邪惡的心當然是不會泯滅的，但他却轉變了他的例來的燥急的速決手段，現在，他採取的是持久的緩衝政策。

今天是十一月十三日，離開添辦玩具的那一天，恰恰過去了十足的七十天，而且日歷告訴耶穌的信徒們說，明天該又是安息日了。然而馬柏青是勞碌的，到了星期日，他同樣的有着他的例行公事的。

在最後的一課放了學之後，當唐金秀正要回去的剎那間，孫育材奉了校長的命令來請她上去。馬柏青對她說，明天下午七時，因為她要接風一位從美國回來的校董太太，但是沒有女陪客，所以他邀請全校的女教師們作為奉陪這位上賓的招待員。最後，他是再三的叮囑她，切勿誤時遲到，務須七時之前趕到亞東酒樓的。

當時，礙於情面難却，唐金秀於是滿口答應着，但她想去問問她的同事們，然而太遲了，因為人都走光了。

第二天下午六點四十五分，唐金秀按址找到了亞東酒樓的五層樓，因為那是一家旅舍兼營酒菜的高尚的大飯店，所以據茶役的告訴她，馬先生在五百另五號



的房間裏。

當她拐進門去的時候，馬柏青靠在沙法上翻閱着當天的晚報。她向室內仔細地打量了一下，她沒有發現有第三個人在這間房裏，現在，她有點狐疑起來了。

「校董太太還沒有來嗎？」她問。

「是，大概快要來了，」他答。

「那末，還有幾位先生也沒有來嗎？」她追問着。

「該也快要來了吧，」馬柏青答。

半小時之後，室內還是祇有他們兩人，沉着空氣。唐金秀耐不住地開了口。

「時間已經過了很久，」她說，「不但客人沒有到，甚至連得還有幾位招待員也都沒有到呢？」

「不守時刻，這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馬柏青答，「照理，這位校董太太新

從美國回來應該很守時刻，那知她一到了中國也就老毛病發作了。

「講到還有幾位先生沒有來，那倒不成問題的，假如祇有你獨個子也得了，反正有了陪客了。但是，唐先生，我真尊重你，像你這樣保守時刻的人真是難得呢。」

她沒有回答。空氣又靜寂了下來。又過了半小時之後，這間房內的近狀依然如故。

「我要回去了，馬先生，」她站了起來說，「太遲了回去不方便。」

「回去了？」馬柏青攔住她說，「過後客人來了怎末辦？太遲了有我護送着你回去，怕什麼呢！」

「不，我想客人是不會來的了，也許簡直是沒有客人的。」

他猶豫着，微笑着。「唐先生，我真尊重你，」他說，「而且我還佩服你的聰明，你怎知道簡直是沒有客人的。那裏不是，其實客人早已到了，陪客也早已

到了，我所以遲着不說出真相來的理由，原是想急急你，和你逗着開玩笑的哪。」

「客人呢？陪客呢？」她驚愕着。

「唔，你就是客人，」他又猶笑着答，「我當然是陪客了。唐先生，你可知道，今天，我是特地請你獨個子的，因為你太使我值得尊重了。」

「胡說，」她咆哮着，「我要回去了！」

馬柏青靠在房門上，攔住她，上了鎖，拉着她的手，攙倒她坐在沙法上。

「唐先生，我懇求你，」他坐在她的旁邊喃語着，「請你答應我！」

唐金秀戰抖地站了起來。「答應什麼？」她尖叫着。

馬柏青又把她攙在沙法上。「請你答應我，」他說，卜的跪在她的面前。「

請你答應我，我愛你！」

唐金秀沉着好久。「我不能再愛第二個男子的，」她勇敢地說，「因為我是

早已訂了婚的。假如我尚未找到對象的話，我也不會愛你這頭野獸的！快，快去開門，讓我回去，不然我就要大聲叫喊了。」

在無可奈何的現狀之下，馬柏青祇有被逼着開了門。但當她臨走的時候，他竟送她到電梯前，附着她的耳朵說。

「唐先生，請你原諒我，」他喃語着，「因為我的一時的糊塗竟使你別而行，但是，我現在還要求你嚴守秘密，否則，免得互相破裂了感情，知道嗎？」

她沒有理睬他，頭也不回地乘着電梯下去啦。

## 狢猴出把戲

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倒不是一句虛話。馬柏青自己像戴紅櫻帽底猴子，那末，他的教子的訓導，當然是祇有那些猴子們的熟悉的故技了。但是，馬綠俊的將來一定比他底父親更進步，他是受有先天和後天的雙層感應。

猴子是有靈感性的，牠比任何野獸要敏感；同時也因為猴子蘊藏有原始人類的固體因子，所以牠也比任何野獸來得靈活；然而，猴子却缺少着任何野獸，所具有的那副自然的忠厚本能，牠只有胆怯的陰險伎倆，這畢竟是牠底最大的缺點，因之，猴子在叢林中受了任何野獸的奚落，就爲了這。

馬綠俊雖然是小小年紀祇有十三歲，但他的那副油腔滑調的外表，奸刁狡猾的內心表演却是足夠和他的老子媲美了。

馬柏青雖然通常地扮着一副假道學的校長面孔，對着那般莘莘學子們熟唸着兩句西方諺語：『讀書時候讀書，遊戲時候遊戲。』但是，他底寶貝兒子祇記住了後面的一句，甚至把前面的一句也改作『讀書時候遊戲』了。

假如要考查馬綠俊的學業和品行成績，那祇要去問任何一位教師，保證他們都會異口同聲地一句話包括完全：學業第一，品行也是第一——但都是倒數的第一。

假如依照生理學分析起來，那不消說得，凡是雌性總比較寧靜些。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理論和事實終究有點兒差別的。假如不相信，馬柏青還有一顆掌上珠的獨養女兒馬綠寶，她就是一個很好的證實。

可是話得說回來的，綠寶除了受有她父親的遺傳因子之外，主要的還是受着她底哥哥的感化效能。正因為她有了這些的綜合的前因，所以她的後果却變了一隻能看不能吃的，移到淮北來的枳子哩。

在他倆屁小小的心眼兒中，都以小校主自居，目無師長，那當然是不在話下，至於欺詐和恫嚇同學，自然更其餘事哩。但是，師長們却並不因為他倆底家長是他們的上司的原因，而加以寬恕，然而正因為如此，有時候的馬柏青很容易對教師們引起反感的。但是，對於學生們，他却退一萬步地容忍着的。

在庇護和逆愛之下，綠俊和綠寶的話把戲的演出，於是也就變了極平常的節目。今天因為是星期日，所以又有精彩節目的演出了。

馬綠俊是全校劣等生的領袖，他們都很擁護他，但是原因決不是因為他們畏懼他的地位，却是欽仰他的鬼計多端的思想的新穎。每次，在糊猴出把戲的場合中，馬綠俊始終是居於導演地位的，不論是出於他的自動或被動的都少不了他。今天，馬綠俊是主動者。那般小嘍囉們接到他的命令之後，大家都不敢違抗地聞風而來，集合在大元帥馬綠俊之前，聆聽發落。

地點是在樓下的中二教室里。當那般小嘍囉們全數報到之後，馬綠俊便下令

他們出空場子，所以在七手八脚的一陣子的搬動之下，過不了十分鐘，那些課桌早已堆在上橫頭變了一個擂台，或者也可以作為大看台。

好像小猢猻一樣似的靈活，馬綠俊豁的一跳，躍到擂台上，放大了聲帶演講着：

『衆將官！全體蝦兵蟹將們！今天又是禮拜日了，又是我們痛快地大玩而特玩的日子，所以，照例地，我們又得來表演幾個精彩節目。』

『不用說，禮拜日是我們的神仙日。今天，任憑我們鬧得天翻地覆，再也不會受那些狗屁先生們的管束了。在平常時候，他們老管着我們，限制了我們的自由，束縛着我們，整天地坐在課堂里讀書，做功課，那簡直是判決我們底徒刑，給我們坐着長年牢監，真是豈有此理，混賬黃浦灘！』

『那般狗屁先生們，他們老說我們是野孩子，所以，從今以後，我們要爭取我們比較榮譽的頭銜，那當然是祇有先從我們底玩意兒中來着手改善。我爲了這



個緣故，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一定要想出一種新的玩意兒來，給那般狗屁先生們看看顏色。

『但是，我們怎樣地來改變我們的遊戲方式呢？我想，這個很便當的。以前，我們每次所玩耍的不全都是武的嗎？所以，今天，我們應該改爲武的。』

『現在，我想着了幾個辦法。第一選舉出幾個人來，每人講一隻滑稽故事；然後，大家再來一次大規模的糊塗出把戲。大家都贊成嗎？』

『贊成！贊成！』全體小嘍囉們都舉着手，叫嚷着。

『好，』馬綠俊又說，『那末，通過。誰第一個講？』

『錢家譚！』有一個斜視眼的頑童提議。

『好！汽油燈！贊成！贊成！』許多人的聲音。

『好好好！』馬綠俊說，『我也贊成癩痢頭的花頭多。』

『癩痢頭，癩燒臭，』馬綠寶喃喃地說，『猪油夾沙熱饅頭！』

『癩痢頭又不給你做家主公，』錢家謹怒視着說，『你有福氣嗎？有了我癩痢頭家里就用不着點電燈了呢！』

『哈哈！自家兒罵自家兒，洋盤！』聲音是那麼地紊亂。

『大家不要胡鬧，』馬綠俊咆哮着，『讓我們先來唱個癩痢歌，一，二，三！』

『癩痢癩得洋腔，背上背隻洋箱，』大夥兒合歌着，『有人問我啥東西，小鐘小鼓小傢生，拿出來敲敲着，癩癩癩癩強！』

在衆人的催逼之下，錢家謹祇有硬着頭皮開講了。

『我來講個「先生放狗屁」，』他開始說。

『好！』衆人的叫采聲。

『有一個小學生，』他繼續說，『他的名字叫做狗屁。他生得很笨很笨，笨得來真像一隻老黃牛，但是，他的爸爸和媽媽都很寶貝他，那真所謂是癩痢頭兒

子自家兒的好。」

『你的媽媽也很喜歡你吧？』馬綠賢問，譏諷地。

『哈哈，真是一點也不差！』很多人的胡調聲。

『我不講了，真是氣死我老子伯伯也，』錢家譁暴怒着。

『誰再胡鬧誰就取消資格，』馬綠俊發令着，『錢家譁，你管你講下去，一定是怪有趣的。』

『狗屁自從讀書以來，』錢家譁又講了，『一共讀了六年書，但他讀來讀去老是一個三年級。先生看見他要頭痛，想盡方法，總是沒有辦法教會這隻老黃牛。許多先生在弄得走頭無路之下，祇有關他的夜學，但是，仍舊沒有辦法。』

『有一天，狗屁又關夜學了。那里知道，其巧而不巧地，那天的狗屁的家里恰好有事情，於是狗屁的家里遣人來領他回去。』

『那個從狗屁家里遣來的人請求先生放了他，可是碰着那位先生是個鐵面無

私的包公轉世，實梗鐵硬地一點也商量不通，急得那個來人發絕地叫着：「請先生放狗屁吧，請先生放狗屁吧！」好了，完啦。」

「好好好！再來一個！」小嘍囉們全都喝着采，拍着手。

「沒有了，」錢家謙說明着，「祇有這一個。現在應該別人講了。」

「那末，馬綠寶講！」很多人提議着。

「好，贊成，贊成！」又是一陣子的紊亂的叫嚷聲。

「我講一個「棺材里伸手死要銅錢」，」馬綠寶說。

「是做律師的嗎？」錢家謙問。

「放你娘的狗臭屁！」馬綠俊咆哮着。

「馬綠寶還沒有講，你就知道了，」朱志生說，「你又不是他肚皮里的蛔虫，笑話奇談。一定是律師就是貪財的，說不定她講一個金錢烏龜的校長呢！」

「滾你媽的蛋！」馬綠俊怒吼着，「老子請你吃耳括子，相信麼？」

『好，你們兩個有意侮辱我們的爸爸，』馬綠寶說，『明天告訴爸爸開除你們的學藉，哼哼！』

『算了，算了，大家講講白相相的，』錢家譚笑着說，『認什麼真！講吧，講吧。』

『但是我有條件，』馬綠俊說，『要是誰再胡鬧，誰就得討跪燈籠殼子。』

『好，好，馬綠寶快些講吧，』全體的小嘍囉們催促着。

『從前有一個書獃子，』她說，『他祇知道一天到晚的讀着死書，一刻工夫也不玩耍。他雖然裝了一肚子的字，但他很笨，想不出像我們樣的翻翻花樣開開心。』

『有一天，有兩個和尚來到他的家里募化。那兩個和尚的名字很有趣，一個叫做辣踢和尚，一個叫做油煎和尚。他們兩個幾哩咕嚕地先唸了兩卷經，一個辣踢和尚唸了一卷瞎纏二官經，一個油煎和尚唸了一卷猪油炒麵筋。

『那個書獃子認為這兩個和尚很有道理，於是就捐了很多的錢給他們。後來，當他的老婆回來之後，他還把這件事講給她聽。他的老婆一聽，氣得怒髮冲冠地哭得死去活來，聲聲口口地痛罵着書獃子。

『現在，他仔細一想，覺得她的說話很有道理，於是便肉痛起來了，但是，已經太遲了，錢已經給兩個賊禿和尚騙去了。

『後來，書獃子夫妻兩口子商議着，想着法子要把這筆錢賺回來。那里知道，書獃子的眼睛一白，眉毛一挺，拳頭一豁，妙計果然來了。他和他的老婆咬着耳朵一講，咯咯嗒地笑得他們兩人幾乎斷了肚腸。

『書獃子的過房爺，是個縣衙門里的惡訟師。他至少有着很多的財產。而且他很歡喜那個書獃子的。事情碰得真巧，他的過房娘却很寶貝他的家主婆的。因此，書獃子的妙法就從這地方打定了他的主意。

『當日的下半年，書獃子跑到惡訟師的家里去看他的過房娘。他報告她，說

他的老婆生急病死了。同時在另一方面，書獸子的老婆奔到縣衙門里去見惡訟師，她報告他，說她的家主公死了。

『書獸子的過房爺得到了書獸子死去了的消息之後，即刻就趕到家里去同他的妻子報信。那里知道，他的妻子却說書獸子方才來報過信，很明白的說他的老婆死了。這樣一來，弄得惡訟師夫妻兩口子莫明其土地堂，希奇古怪起來了。後來，他們爲了調查明白起見，於是他們兩人馬上來到書獸子的家里看個究竟。

『哈哈，這才奇怪中的奇怪了。惡訟師夫妻兩人到了書獸子的家里之後，他們發現書獸子的夫妻兩人都死了，兩人僵硬地挺躺在板頭上。

『這樣一來，惡訟師夫婦兩口子覺得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囉囉咕咕地商量了好一會兒，結果是個不明白，害得惡訟師搔着頭皮，團團轉地蹣跚着方步，弄得走頭無路。

『後來，惡訟師在驚奇和悲痛之下，遣人去買了兩口棺材，把書獸子夫妻兩

口子都放到棺材中去。但是，在惡訟師的心里，他總覺得死得太奇怪了，於是當他扶着棺材任蓋下材蓋去的時候，他自言自語地咕囁着：

『我在縣衙門里一共做了四九三十六年的訟師，在我手里辦過的希奇古怪的案子也不知其數了，沒有一次不是弄得明明白白的。但是，今天的這件事，書獸子夫妻兩口子實在死得太奇怪了，害得我費盡了心血，現在仍舊是個不明白。唉，真是太奇怪了。』

『現在，假如有人來，他如果能夠把這件事弄明白，查得一個水落石出的話，我願意出他一萬塊錢的賞格。』

『這時候，書獸子躺在棺材里，他心中想，他本來是裝着假死的，目的無非想穿過房爺拿出一注錢來補賞他被兩個和尚騙去的那筆損失費。那是知道，現在竟把他們兩人真的裝進棺材里去，這豈不是假死變了真死嗎？』

『但是，不要緊，他聽見惡訟師說，假如有人能夠說明這件奇事的真相，他



願意出一萬塊錢的賞格呢。因之，書獃子想了又想，突然地，他從棺材里跳了起來，而且還拉起了他的家主婆。

『惡訟師夫婦倆看見死人從棺材里爬了起來，那真是嚇得他們兩人魂飛雲霄，格格地戰抖着。但是，書獃子，他却哈哈地大笑着，他告訴他的寄父聽，他的前前後後的一本正經。他要向他的過房爺領取一萬塊錢的說明這件事的賞格。』

『現在，惡訟師的夫妻兩人，真是被他惡作劇着哭笑不得。他祇得說，你才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銅錢」的傢伙。好，這個故事完了。』

『好好好，好極了！』

『這個比癩痢頭講的好聽，有趣！』

『畢竟是校長的女兒，兩樣的！』

馬綠寶伸着舌頭，對着眾人笑笑，誇示她的聰敏。

『文玩意畢竟比全武行來得有趣，』馬綠俊說。『好，現在就來一個壓軸戲，糊猴出把戲，換換我們的口味。』

『那一個做糊猴，』錢家譚問。

『就是你吧，』馬綠俊指示着。

『不高興！』

『那有什麼關係呢，』馬綠俊解釋着，『因為你比較生得最矮小，所以也就是最適合。』

『好，大家贊成，錢家譚小糊猴！』

癩痢頭覺得這是一種不名譽的玩意兒，於是他躊躇着，但是仔細一想，這到底是遊戲性質，有時候，他也曾做過人家的爸爸呢。他於是答應了，化粧着。

所有的一切的道具和服裝，導演馬綠俊早已辦妥了。鷄毛帚作爲鞭子，面盆當作小鑼；橫倒着的兩隻課桌算是放置小糊猴的服裝的箱子。

馬柏青從化裝跳舞會里帶回家來的那些五顏六色的紙帽子，現在都被收拾在一塊兒，給小獼猴派了極大的用場。小了頭的那條開襟的紅褲子，奶媽的那條裙子，以及由各個小嘍囉去搜集攏來的，各色各樣的填箱子底的老古董，現在都變了小獼猴的享受物了。

噹，噹，噹！馬綠俊敲着面盆當作小鑼鬧場。

『小猴子，』他揮着鷄毛帚指示着，『開箱子，戴帽子，穿褲子。喂喂喂，小猴子，來到空場子，表演一套獼猴偷桃子！』

噹，噹，噹！馬綠俊的鷄毛帚對着空場間指揮着。

錢家謙扮着獼猴出現了。他戴着一頂塗了紅墨水的紙帽子，穿着一條小了頭的開襟紅褲子！但是，這條褲子當作上衣用的，頭從開襟中鑽了進去，褲腳當作袖子。

現在，馬爾教師教給他們的那套猴拳有了實用的機會了。錢家謙埋下着臀部

，兩條腿擺成一個騎步的姿勢；縮着頸頭；聳着肩胛；收尖了左右面頰，尖着嘴唇；敞着兩隻手向前高揚眉毛，手指好像鳥手似的尖捏着，一拐一跳地蹶到空場間。

噹，噹，噹！那隻面盆小鑼又敲着。

『小猴子，』馬綠俊又唱着，『往這兒去，從那兒來，兜上三個圈子。』

噹，噹，噹！

『小猴子，』導演者奔來奔去地指示着，『來，來，來，穿上樹去，快表演一套糊猴偷桃！』

那隻假糊猴對着導演人穿了上去，拉着他的衣裳啣啾地咆哮着，表示要錢。噹，噹，噹！導演人敲着小鑼又喊啦。

『喂，在家靠父母，』他尖叫着，『出外靠朋友，請眾位老鄉幫個忙，有錢的嘩嚓，嘩嚓，沒有錢的請你站着，兩條腿幫幫我忙。嘿，要是你走，我就臊你奶奶的——』

## 『我愛你！』

在本學期的新生中，值得注意的，該是中一的女生田雅芳了。但是，並不是因為她有當選校花的資格；這是由於她的孜孜不倦，成績優良，博得全校的師長的器重，和同學的敬仰而來的。

從第一次的月考成績中看來，大家都認為她失學了好久。不過田雅芳的等級還能夠維持在水平線之上。但是，到了第二次的月考結束時，田雅芳是有了高速度的進步；祇是還有英文一課不能及格。

春光中小學的智識水準，比一般的私立學校都要高，所以，在小學部三年級的課程表上便有了文言文的地位。這雖然是超過教育部的頒佈的，但在馬柏青講起來是有道理的，至少，他可以在一般的家長們的齒前誇耀着：『本校的程度確

乎深一些』。至於他規定的莫名其妙，超乎部頒的特別標準，那自然是有當別論了。

正因為如此，所以當第二次的月考成績送在校長面前，去受審查時，馬柏青於是便召集中一級任金吉生，以及英文教師郭琳夫談話。他的意思，凡有某一課不及格的學生，人人都得補習夜課，以免學期終時有着相距太遠的參差。這意思原是有着可取點的，雖然是帶有以廣招徠性質的，但是中一級任和英文教師倆都認為應該遵命照辦。

當通告牌上貼出了中一級任和英文教師聯名的佈告之後，在當天的傍晚就有了反應。對這張佈告引起反應的是田雅芳。

就在那天的下午放了夜學之後，在教員辦公室裏祇有金吉生和張文蔚兩人，其他的都回家去了。前者因為是兼任夜課的，所以他是在校裏吃晚飯的。後者因為補習日文的校址近在春光的面前，所以他亦是在校中貼吃夜飯的，省了來去往返的麻煩。

他們兩個並沒有工夫閑談，金吉生和張文蔚都是悶坐着埋着頭在批改課卷。講起各個教師們的鐘點問題，每天人人都有六小時以上的課程，除了兼任教師之外。假如平均各級有四十人以上的，那末，一個教師每天就須批改二百四十份以上的課卷了。假如批改每份課卷的工夫至少須二分鐘的話，那末，每個教員每天就得撥出八小時的課外時間來批改課卷，其實在實際上平均起來，每份課卷的批改時間絕對不夠二分鐘，尤其是作文。所以把上述的鐘點結合起來，春光中小學的每個教員，每天須做的工作時間至少在十四小時之上！

通常地，每天準時到校，準時回家，這是田雅芳的刻板習慣，但是，今天却超過了她的常規。全級同學都走光了，唯有她獨個子逗留在教室裏怔呆着，猶豫着，神色是那麼地憂愁不樂，內心慘痛地。

後來，她走到教員辦公室裏去見她的級任。

『噢，你還沒有走嗎，田雅芳？』張文蔚問，他覺得很奇怪，凝視着她的神

色。

『是，』她悲苦地答，『張先生。』

『有什麼事嗎，田雅芳？』金吉生問，放下了他的那支紅墨水的毛筆。

『是，金先生，』她答，戰抖地，『有——』

張文蔚靜坐着坐在他對面的金吉生，奇疑的目光說明了他的問題。後者的視線也凝視着他，同樣地覺得莫名其妙。

現在，田雅芳的態度更使人覺得非常的奇特，看她的那副悲哀的樣子真使人會揮下同情之淚。遲疑了好一會兒，她破囁着說了，帶着嗚咽的聲調。

『金先生，我——』她支吾地說，『我——我有一件事請求你——』

『什麼事？』金吉生問，『你爲什麼這樣的戰戰兢兢，田雅芳？有事儘管說就是啦。』

『金先生，我怕，』她說，幾乎淌出了淚珠兒，『我怕——我怕我的——』



『有事儘管說，』張文蔚提醒她，『怕什麼呢，這裏又沒有其他的人。』

『你，』金先生說，『否則怎知道你要求些什麼哪。』

『金先生，我要求你，』她說明着，『讓我不要補習夜課。』

『女孩兒家說起話來，』金吉生說，『老是那末地不爽快。補習夜課，那有什麼問題呢？否則到了學期終時，你的英文仍舊不能及格，那豈不是討厭了嗎？你可知道，所以允許你上夜課補習，這原是給予你的方便呢。』

『是，我知道的，』她承認。

『你爲什麼不高興上夜課？』張文蔚奇疑地問。

『並不是我不高興，張先生，』她答。

『那末，你家裏不允許嗎？』金吉生問。

『假如是你家裏不允許，』張文蔚建議着，『或者不放心一個女孩子讓你晚上出來，這個很容易解決，可以請金先生寫一封信去證明的。』

「並不是家庭問題，張先生，」她說，遲疑着，沒有說下去。

「那末，什麼呢？」她的級任問。

「是我自己的問題，」她答，「因為——因為我——」她倒在身旁的一把椅子上哭泣起來了。

「老金，看她平日的用功，」張文蔚喃語地，「猜想她當然贊成讀夜課的，但她現在竟要求着免讀，其中一定是有道理的。或者她晚上另有工作的。」

「我也這末地想，」他低低地答。站了起來，拍着她的肩胛。「喂，田稚芳，」他問，「究竟爲了什麼？」

她抹乾了淚水，猶豫着。「因為我晚上沒有空，金先生。」

「晚上你有工作嗎？」張文蔚問。

「是的。」

「沒有空當然也不能強迫的，」金吉生問，「但你爲什麼哭？」

『我怕——』她哽咽着說，伏在椅子背上抽動着肩胛。

『晚上你有什麼工作？』金吉生問。

『我不能說，』她抬起頭來說，『說出來了我怕我讀不成書。』

金吉生和張文蔚倆都驚愕着，互相凝視着，他們都覺得缺少預知未來的學識。沉着空氣。五分鐘之後，張文蔚第一個打破了靜寂着的空間。

『假如你有什麼隱痛的事，田雅芳，』他說，『你不妨老實說出來。你要明白，決沒有爲了工作而有影響你的讀書的。』

『對啦，萬一有影響你的讀書的話，』金吉生說，『祇要我們認爲正當的，或是我們的能力所能及的，我們決計担保你不會讀不成書。』

田雅芳沒有回答，她祇是悲哀着，躊躇着，凝視着她底兩位老師。後來，也許是被他們追問得太急了，或者是她也認爲不得不說，於是便說明了，然而還是支吾地。

『金先生，張先生……』她帶着哭聲說，『因為……因為……因為我是一個舞女。』

『舞女？』金吉生說，『那有什麼問題呢。』

『當真的，做舞女又不是犯法的，』張文蔚補充着。『這，對於你的讀書根本沒有問題；至少我敢担保，絕對不會有影響你的讀不成書。』

『兩位先生，現在，』她緩急地說，『我雖然已經說了出來，但是請你們兩位先生千萬別對任何人說起，因為我祇怕讀不成書。』

『好，對同學們我們絕對代你嚴守秘密，』金吉生說，『不過對校長先生是得聲明的，但是，我和張先生能負責担保，絕對不使你讀書受到影響。退一步說，假如校長先生對你的職業認為有問題，或者因此就要開除你的學籍，這個，我和張先生也同樣的敢負責担保，決不中途停止你的學業。你要知道，當舞女不一定要下賤的職業，何況職業根本不容分別貴賤的，因為每種職業都是給予人的吃

飯的機會。

當這個消息由金吉生傳到馬柏青底耳朵裏之後，他是毫不遲疑地批准着說：我們不但應該因為她是位舞女而開除她的學籍，而且我們應該進一步地鼓勵她的求學的興趣。但是，你們別誤會了這是馬柏青的辦學的宗旨，因為他聽到田雅芳是個舞女之後，他已經是胸有成竹地別有了用意哪。

三天之後，在色彩的霓虹燈光支撐之下的上海，正是那些裝着大幌子的高賈，披着晚禮服的紳士；二重面孔的大老；仗着祖宗的造孽錢祇知揮金如土的公子哥兒；還有那些蛇精似的靠着青春色的交際花，和專以人工美容術博得老爺們歡心的太太們的活躍的時候。馬柏青也在這時候混在這些魔鬼的集團中出現。

這些人的外表雖然是打扮得怎樣莊嚴或闊綽，但是，終究是遮不了他們的這副猴子相。這般人的面相雖然不是一律，然而他們的政策是經過同行公議的，虛偽，欲詐，狂妄，無賴，凡是一切的卑鄙都是他們底法寶。

他們有着共同的一貫的聯合路線，不勞而獲就是他們的最大目的。他們祇知道享受好處，一切的損害則須由他人去擔當。除了利益之外，什麼都不值得留戀。他們祇要裝滿口袋，能夠獲得利益，變豬變狗都隨所不惜。

但是，誰是被他們吮吸的對象呢？那當然是大多數的勞而不得獲的犧牲者們。

有爵士音樂支配着整個空間的跳舞場，有西洋運來的酥胸如大腿的黑黝黝的電影院，和各種製造罪惡瀰數的迷人窟，這些地方都是他們準時簽到的辦公室。

馬柏青原是個中的一名老手，他曾經公開發表過他的經驗之談，他說這些地方的光線很幽暗，空氣很混濁。空氣的混濁正像水渾是個同樣的比喻，因為不是在渾水中很不容易摸到魚的。

今天馬柏青走進一家陌生的跳舞場，那里沒有他熟悉的舞孃，或者拉夫來的伴侶，但他有着一個意想中的舞伴——一個僅有的舞伴。我想，你們一定早已猜

中了。馬柏青的心目中的那個對象，她就是那個好學不倦，然而却因了生活的被逼而作舞的，改名爲趙曼麗的田稚芳了。

借着奏樂隊恰好停止着的一霎眼的，比較微明些的幽暗的光亮之下，馬柏青發現了田稚芳的方向。他不敢遲緩地，急匆匆地便坐下在她的後面的，那隻空着的小圓桌邊的椅子上。目光凝視着她的背脊。

他指示侍者來了一杯清茶。在跳舞場裏吃清茶，這是馬柏青的始終如一的經濟學。在他的口袋裏雖然塞得麥克麥克，但他對於錢却看得很重，無論什麼時候，他總得把每個支出去的錢秤過重量。撈進來的當然是例外的。

馬柏青默默地悶坐着，他不敢咳嗽，甚至也不敢呼吸，她怕田稚芳聽出他的聲音會使他的計劃失敗。他是獨個子，抽着烟捲尾，凝視着玻璃杯，扔着火柴梗，堆滿了烟灰缸，好像審樣的一個。他設計着未來的圖謀。

蓬赤蓬赤——伴樂隊起勁地叫了起來。現在，舞池中浮動着女人的精緻的祺

袍角，紳士的烏亮的漆皮鞋跟；紅嘴唇，黑眼圈，長睫毛，電燙髮，緊偎在紳士的漿摺襯衫的懷裏；光亮的頭髮，筆直的鼻子，油滑的聲調，躲在慣聽謊話的耳朵跟前。富於彈性的腮兒，輕盈扭動的臂部，完全浮動在這幽暗的鬼火之下，迷惑住了每個人的靈魂！

趙曼麗也浮動在這中間，她是爲了維持生命。但是，馬柏青仍然坐在原位上，背轉着身避去田雅芳的視線。他祇是抽着烟，不斷地抽着，抽着，苦苦地計劃着。

五分鐘之後，樂隊又復患了瘋癲病也似地咆哮着。舞孃們都憎恨着樂隊的叫喊，這使她們沒有休息一分鐘的時間，就是她們疲憊得幾乎要斷了氣，或是坍了背，這和奏樂的毫不相干。因爲各有各的本位上的責任。

這次，馬柏青早已準備就緒了，所以，當樂器剛正鳴的開口的剎那間，他是第一個跳到舞池中。



趙曼麗瞥見有舞客站在她的面前，那當然是不敢怠慢地必須即刻立起身來伴舞的，雖然她屁股兒已經覺得夠酸了。但是，當她底左手搭上對方的右肩時，她底那顆澀味的心立刻就忐忑着，並且她也發覺她的步子跟不上音樂的節拍。她發急着，害怕得幾乎流出淚來。

『你怕嗎？田雅芳，』馬柏青附着她的耳朵喃喃地說，語氣是溫柔地。『用不着的，在舞場裏原是不用分着什麼師生的，你知道麼？』

她沒有回答，把她自己的胸膛保持着相當的距離。

『我真歡喜你，』他又說，『像你這樣的姑娘實在是不可多得。爲什麼呢？我看見你上學校時穿着一件藍襪袍，到舞場裏來也還是穿着這件藍布襪袍，僅僅這點，已經能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崇拜在你的襪袍底下了！』

『尤其是你的頭髮。你看，她們一個個地都燙着一隻隻的飛機，唯有你是鶴立雞羣的。也許你還不知道我的心理，讓我告訴你吧，我馬先生最喜歡的就是像

你樣的一股清水髮。田雅芳，我真喜歡你呢。」

她老是越默着。她覺得她的耳朵跟前又有了喃語聲。

『田雅芳，我有句話要求你，』他繼續說。『我問你，你喜歡我嗎？不，不是這個。我問你，你愛我嗎？我告訴你，我愛你。你說，你愛我嗎？你說，你……』

一個曲子完了，那般浮動着的人們全又紊亂地回到原位上，不耐煩地等候着重換曲子。霎時間，音樂台上又像瘋了般的咕咕地衝着舞池襲啦，抓住了這羣沉湎在粉紅色的麻醉劑中的男女們的心坎。

現在，馬柏青撲了一個空，他發現田雅芳躲避起來啦。他想，她一定逃到廁所中去了，這是舞女憎恨舞家逃避現實的最最安全的庇護地，也就是表示她們的『封鎖政策』的最顯着的一個擋駕法寶。但是，這在舞客的腦筋中認為是種恥辱，所以，馬柏青即刻便冒起了一股子的無名火，憤恨地揚去哩。

## 撕破獎狀

『金先生，我報告你一件事，』她說。

第二天早晨，時間還很早，金吉生到校時，大概是七點半鐘吧。當他背向着外正伏在桌子上寫到時，祇聽得後面有聲音傳來，於是他轉身來凝視着，他看見田雅芳站在那裏，臉色是畏懼地。

『有什麼事？』他問。

『但是，請你保守秘密，』她要求着，『同時還請你替我想個辦法，我真害怕哪。』

『你說，什麼事？』

田雅芳對着教員室的門外探視着，然後，她走前一步，附着他的耳朵說。

『昨天夜裏，』她喃語着，『馬校長到我的跳舞場裏來的。』

『他可要你同他跳舞嗎？』她底級任問。

『怎麼沒有，』田雅芳答，『但是祇有一次，因為我躲在廁所裏避着他，直等他走了之後才出來的。』

『這辦法很好。』

『但是，我怕呢，金先生。』

『怕什麼？』

『你可知道，金先生，』她說，『校長先生對我說了很多的話呢。』

『他說什麼？』中一級任問。

田雅芳把昨晚的經過情形，詳細地報告給她的老師。他聽了她的話，忍不住地嗤的笑了。

『你就祇要不理睬他好了，』金吉生指示着。『我相信，校長先生以後也不』

會再來強迫你的，否則，張先生和我還是能夠負責担保你的。你可以放心，無論如何，對你的學業決不致於會有妨礙的。現在，你去吧，你去溫習你的功課。這件事，等會兒張先生來了，我目會和他商議辦法的。」

兩星期之後，田雅芳才相信她的級任的話，因為馬柏青到她的跳舞場裏僅僅去了一次，以後便絕跡了。就是在學校裏瞥見她的時候也很客氣，並沒有像要開除她的樣子，於是她的一顆畏懼的心亦就漸漸地消散啦。

光陰過得很快，寒假的大考又開始啦。

當各個教師忙碌地把總平均核算完畢之後，接着的工作便是填寫獎狀。

金吉生捧着一疊寫好了的獎狀走進校長室。

馬柏青仔細地把獎狀翻復地審查着，看了又看。這時候，金吉生已經發現校長先生的意思了，他知道他對其中之一的一張獎狀要提起異議。

「老金，她竟也有得獎狀的資格嗎？」馬柏青問，她指着田雅芳的那張獎

狀。

「爲什麼不能夠？」金吉生問。

「你說她有什麼資格？」

「馬先生，你該沒有忘記吧，每級前十名的同學，人人都有應得獎狀的資格的。」

「她考第幾名？」

「第一次月考第十六名，第二次月考第十二名，這次大考第七名，但是，田雅芳的應得獎狀，並不是我獨個子的主張，這是每個教師都公認的，何況這是有着例屆的定章的左證的。所以，我覺得她是有應得獎狀的資格的。」

「我說的不是這個資格。」

「你馬先生的意思是不是因爲她是舞女？」

「對啦，」他跳了起來說，「你想，我的獎狀，配掛在一個舞女的房間

裏嗎？」

「這個，我認爲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他問，「那末，照你說起來還說是光榮的嗎？」

「當然光榮的，」金吉生堅持着，「我想馬先生一定比我認識得澈底，因爲你是一位現代的教育家。娼，優，卒，吏的子弟固然不配讀書，但是，我相信馬先生一定也明白的，這是讀書祇限士大夫階級時代的教育私有制度之下的怪現象。現在，那不消說得是不應該再維持這種怪現象了。」

「那末就這樣吧，金先生，」他很快地說，「把我校長兩字用退色靈藥水擦去了，寫你級任的台銜吧。」

「這怎末可以呢，」金吉生異議着，「其他所有的獎狀是用校長的名義的，唯有這張却用我級任的名義，這未免太特殊了吧。」

「總之，」馬柏青堅持着，「在一個舞女的房間裏不配掛我的獎狀。」

壓根兒，一併夥計終究是倔強不過老班的，所以田雅芳的那張獎狀，結果是被馬柏青撕得粉碎，踏在他的腳底下，借此發洩着他曾經受過她的封鎖政策的餘恨。



## 招謠撞騙

上海人底生活是享樂慣的——這是有錢的大老們的闊綽——所以他們的脾氣祇是貪懶。且舉個例子，假如要買東西了，在事前必定先翻看一下廣告，注意着『電話購貨，隨接隨送』等字樣，或者搜尋着比較動聽的謊話。至於那家舖子的出品是否精良，或者價錢是否便宜，那當然不是他們的購貨須知。他們祇知道貪懶。

做生意的人果然是唯利是圖的，但是，須要迎合一般人底心理，這確實是他們的主要的推銷方法的生意經。他們爲了迎合一般人底心理，於是挖空心血地想出了許多許多的，日新月異的陌生的新花樣。同時，正因爲他們能夠抓住一般人底心理弱點，於是招謠撞騙的技術也就與日俱增了。

我覺得最最驚人的，當推那般懶得出骨的生病人了，他們竟放心着有關自己的生命的湯藥托店家『代客煎藥』。雖然那家代客煎藥的舖子原是負有業務上的責任的，但是，由此已可看出上海人的懶的程度嚟。

有人說，上海地方的水最渾，最容易摸到魚。假如你沒有騙的技能，那你就休想把上海人的錢塞進你自己的口袋裏去。所以，奉勸要想在上海撈錢的諸公們，趕快練習招搖撞騙的速成訣。

這是正當的，絕對不是犯法的，因為教育人們做人的學校機關也正在推行這個運動呢。他們雖然沒有倡導『電話報名，到府收費』的，節省家長們勞步時間的經濟法，但是，學店的招徠主顧的廣告術，的確已經達到了尖銳化。假如給那些其他的商人們發現了，他們一定會嘉許着，讀書人底思想畢竟是聰明伶俐的。

且說春光中小學吧，校長馬柏青，對於廣告一門，他曾經下過極度的苦心的。後來，從上海人購書常識中給他發現了那個唯廣告是憑的奇蹟之後，由此給

他聯想到一般的家長們的對於子女的擇校問題，那當然也是不會例外的。因此，每逢本學期將要結束，下學期快要開始招生的時候，在馬柏青的腦海裏，整日整夜地祇是設計着廣告問題。

不識字有飯吃，不識人沒飯吃，做廣告就是全靠懂得心理學，關於這點，馬柏青却是一個標準作者。而且常有新發現。但是，對於下學期的招生廣告的設計，他却覺得難以下筆，因為能夠給他大賣野人頭的前學期的教師都是另就高門去了，除了那個假翰林褚貴生尙能照常扛出來大吹法螺之外。

現在，順便說明一下，春光中小學的教師們幾乎引起了全體總辭職的原因。

第一，圖書館主任張文蔚，他認為他的考查任務已經完畢，沒有重得再繼任下去的價值，因之，他是第一個脫離了春光。繼他之後的是小學部主任李華。他却是出於馬柏青的算盤之外的，因為他在春光的歷史最久，替馬柏青做了將近七八年的牛馬，因之，後者估計他是一個沒有毅力的保守者，甚至斷定他能和春光共同

生死的。但是，壓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爆發的日子固然不限定是今天或是明天，然而總有這末的一天的，這就是馬柏青對於李華的估計的錯誤。

後來，幼稚園主任徐瑩珠也走啦。本來，她在進校的第一個星期之後，就想提起辭職的，祇因為她初次服務，恐怕受到旁人的冷言熱語，所以忍着，等候着學期的結束。那裏知道，當她臨走時向校長發給證明文件的時候，馬柏青對她的野心還是不死，竟要求她陪他上光明大戲院看電影一次作為交換條件。結果還是便宜了他，因為她氣憤地當時就不別而走，犧牲了最後一個月的薪金。

還有小一級任董淑貞和小二級任王霞，她倆也同時退辭了。原因爲了馬柏青曾經要挾過前者，強迫她到首都大戲院領薪水。後者就是馬柏青曾在半路上實行拉夫手段把她拖到光明大戲院，脅迫着看過一次影戲。

至於教務主任金吉祥的出走，這是由於他自己的違反服務規則，因爲用空了校款出於不得已。可是，由此又連帶着他的哥哥中一級任金吉生的自動辭職。不

過話又得反過來說，金吉祥的私用校款，並不是他居心要把公款挪去浪用了。事實是因為他借了學生的一隻攝影機，掛在教務室裏被偷了，所以在情急窘極的場合中，他就自作主張地挪了些校款賠償了那個借主。然而後來據調查所得，偷竊那隻攝影機的小賊原來就是馬綠俊和綠寶兄妹倆，並且更知道是當在春光附近的那家小押當裏。

其他的像藝術教師陸春耕，英文教師郭琳，歷史教師童知音，數理教師陳之平，地理教師鄒浩然等等，也都遷地爲良了。講到爲什麼都不願意在春光中小學的原因，那祇有馬柏青獨個子肚裏明白，假如他尚有三分人性的話。

但是馬柏青的思想非常敏銳，他祇要靈機一動，妙法卽刻就到。他沉思着，在此人浮於事的現狀之下，要一百個人倒是比較要一百頭狗還要容易，於是他就決定實行他的未來的新計劃。

儘量錄用半義務教師，和照常刊登專吹法螺的騙人廣告，雙管齊下地實行招

謠撞騙。在招生廣告中還是出賣着前學期担任的各個教師的資格的野人頭。

局外人的視線果然被他的烟幕彈遮沒了，但他總究掩不住那般前任教師們底眼睛，因之，在他們的大動公憤的交涉之下，馬柏青又表現了一套瞞頭求和的醜態畢露。

但是，容易受騙的上海人，他們仍然把他們底子女繼續不斷地送進春光中學，而且越加增多了，額滿得幾乎討厭着各個教室的體積沒有伸縮性。要是認真地講起來，上海人雖然容易受騙，然而並不一定人人都是瞎子，祇因為他們一時還不容易看出馬柏青蜷伏在校長室里好像躲在地板底下的一隻耗子，因為人的目力祇能瞥見地板，不知道底下還躲有耗子呢。

上海，原是利於隱匿像馬柏青之流的人物的一個古怪地方，但是，我們不必憂眉不展地悲觀着。他們的喪鐘早已在敲擊着了，聽吧，從冒着濃烟的大烟窗管的頂尖上吼叫出來的汽笛聲；他們的挽歌也早已在合唱着了，聽吧，勞動大眾的

啞啞啞啞的接氣聲。該是不遠了，總有一天會像蛹變蛾也似的蛻化一次的。

